

中華民國十一年

連璧

夢話傳



天津北海邊對過胡同內齋香廬藥房經理

精者人之本、精不足而本不
固、固本丸為補精之聖藥、
凡陽痿不舉、精關不固、夢
遺精寒、頭昏脚軟、愛情淡
薄、難種子嗣等症、請速服
此丸立轉陽春、精神煥發、
如出兩人、誠至寶也、每盒
可服十天、售洋一元、

壯元陽

GERMAN 德國

精此藥精力偉效速為生精神補
腦系解除疲倦妙品體質虛弱
精力虧損腎陰虛極男女色慾
衰減本元不固老年莖萎無力
其發展局部力壯起勁再無他品有
此全功性平無毒零暑均可調服試裝
七角五分固精補陰治腎貼藥每貼一元
羅斯弗補藥精
法界梨棧吉慶里濟世醫藥局

百補金精丸 凡先天不足形體瘦弱房欲過度精枯竭陽痿不舉腎冷虛寒腰痛耳鳴四無肢
育此藥培元固本益髓添精與陽種子增壽延年真乃起死回生聖藥也常服此丸大有奇效每瓶大
洋五角經售處東馬路怡和堂 北門西煙捲樓子

英商 專售 各種 洋酒
開二話電 設四一話電 英界八一 中界一五 街路一五

大盒一元 小盒六角
售處法界梨棧大街全昌祥
號吉慶里濟世醫藥局

天天下
咳 嗽 藥
清 痰 療 肺
香 膠 液

大天津北門內同義金店第五次週年大減價

啓者敝店爲酬謝主顧起見足銀各首飾赤金常行首飾舊歷七月二十六日起至八月二十六日止大減工價不收工錢 洋金鑲嵌珠寶珍珠

頭面瑛瑯大器皿定價從廉請駕臨敝店知言不謬也 分店英租界照例歡迎電話一八七八號 三四三一 本店主人啓



內服新六百零六聖藥功效久聞於世
 治愈梅毒風濕惡瘡疔癰癰疽白濁白
 帶等症不可數計矣其清血解毒之功
 洵非他藥所能比較治骨節酸痛更有
 奇效毒去病愈永無後患且仍能生育
 專治新久梅毒升天落地魚口便毒諸
 般惡瘡風濕瘡癩癰癰疽等症價目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試服六角
 又有外治藥膏功專拔毒生肌大有奇
 效如患皮膚諸病以及楊梅結毒下疳
 橫立內痔濕熱潰爛等一經試用無不
 立愈每盒六角估衣街西口中法藥房

效如患皮膚諸病以及楊梅結毒下疳橫立內痔濕熱潰爛等一經試用無不立愈每盒六角估衣街西口中法藥房

偵探
小說
夢
話

高新民舊著

搜財以亂裏亂 吃飽無事生非 中華民國秉氣微 七年不離外崇
偉人奪利爭權 其實誰橫誰肥 坐在家裏把牛吹 硬說不怕外侮
當下改選議員 不知全是選誰 管他選誰愛選誰 選誰我也受罪
打算運動有效 沒錢白鬧一回 買票洋元堆成堆 究竟是民倒霉
幾句西江月念罷 今天題目是夢話 諸君要問夢話 是怎麼回事 可
不是睡着了 咬牙放屁說夢話的那個夢話 是一段兒男女偵探 聯絡
感情 破獲最大的要案 空前絕後之奇聞 內有一段奇緣 寓意得小
說 閑話休提 却說有一個老僧 在京西檀柘山裏 住着一個小廟兒
修真養性 這天有一個先生 遊山逛景 走到廟門口兒 覺着口渴
進到廟裏歇歇腿兒 找碗水喝 老僧說道 居士請坐 先生說 在
下走在這兒 覺着口渴 尋碗水喝 老僧說 略候一候兒 小僧給
燒一碗山茶去 說完了話 出去打水抱柴禾 先生坐在炕上 心血來

朝 一陣困倦 就式兒躺在炕上 睡了一覺兒 做了一個大夢 醒了的時候兒 夢中的事情 記得明明白白的 越想這件事情越奇 當時就借老僧的紙筆墨硯 把夢中的事跡寫出來 作爲奇聞 聽說他的筆記說的是 有一個老大共和國 國裏有個大總統 名叫拿破崙第二 這位大總統執掌政權 美中不足 動了作皇帝的念頭兒 惹的各城獨立 反對政府 鬧的南北意見不和 亂黨擾害治安 志士高舉義旗 龍蛇混雜的時代 有一位女學生 可稱爲女中丈夫 不亞於前清時代的秋瑾女士 這位姑娘姓張 學名淑華 京東灤州人 家道小康 也是念書的人家兒 老根舊底兒 父母在堂 因爲淑華頂小 父母偏疼 從小兒沒受過屈 故此性子驕一點 還有兩個哥哥 大哥名叫文華 二哥名叫德華 全是中學畢業學生 淑華姑娘是師範女學校畢業生 胸懷大志 自己常說 如今大好的山河 教這一般私心人 奪勢爭權 將來難免版圖破碎 割地讓人 心裏很是嘆惜 又一轉想 我們這個老大民國 也是海外最大的共和國 地勢跟中華民國差不多 也

是二十幾省 四萬萬多人的這歷一個多年古國 當此多事之秋 正是過渡的時代 時勢造英雄 英雄造時勢 我要是男子 一定要爲國出力 作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 落個救國救民的好名譽 也不枉生在上 可惜是個女子 不能出頭 自己坐在那兒吸着紙烟 心裏思想時局 內訌外侮交迫 人民擔負日重 將來還怕免不掉亡國奴三個字 不禁不由的坐在那兒出神 手裏拿着紙烟也忘啦 眼看着要燒手 自己還不知道呢 這工夫兒丫環小荷兒 進來倒茶 一瞧姑娘坐在那兒發楞 手裏拿着紙烟着的要燒手啦 小荷兒嚶呀的一聲 說道 燒了手啦 淑華聽見有人說話 吓的心裏一驚 這才明白 覺着手上很熱 這才把紙烟撒手 小荷兒說 姑娘你怎麼睜着眼就睡着啦 燒了手全不知道 淑華說 我心裏想着男子可以治國安邦 建功立業 女子不能出去作事 只好埋沒深閨 小荷兒說道 咱們這國可沒外國好哇 聽說美國的女子 有殘政權 淑華笑道 你別胡說啦 甚麼殘政權 哪 人家是參政權 小荷兒說 我也不懂得字眼兒 我說白話兒吧

咱們這一國的女子 淨會壓炕頭子 有錢的人家兒 打扮的花枝招展 當擺設兒 沒錢的人家兒 家裏拿着當牛馬使喚 又是甚麼女子無才便是德啦 又是甚麼謹守閨闈啦 把女兒關在家裏 當殘廢人養着 我看見大少爺打天津買了一本新小說兒來 名字是秋瑾 這個秋瑾女士 是我們這一國的女革命鼻祖 淑華一聽出了女革命 心裏很是羨慕 教小荷兒把這本兒小說 拿來看看 小荷兒出去 呆了工夫兒 不大 拿進一本小說兒來 皮兒上寫着秋瑾兩個大字 淑華接過來 喝了一碗茶 打開一瞧秋瑾的歷史 越看越愛看 心說可惜秋瑾姐姐 爲國亡身 我一定跟他同志 繼續進行 又一轉想 跟革命那些人 向沒往來 也不知革命的宗旨純正不純正 平常看着新民叢報上的 論調兒 革命的宗旨正大 總機關在日本呢 我不如上日本遊學去 調查調查革命的真相 再定方針 主意已定 這天正是陰歷九月初一 大秋豐收 糧石打到家裏 農家享受清福的時候 淑華跟他母親說道 師範女學堂畢業之後 沒有甚麼進益 又沒有女子大學堂可就

只好出去當個教員 費挺大的腦力 每月賺不了多少錢 咱們家裏也
不等用這個錢 一當了教員就要廢學啦 這些年的工課 荒廢了也真
可惜 不如上日本求學去 畢業之後 學問也可以深啦 程度也高啦
比中途曠了好吧 張老太太 娘家就是務農出身 念書的事情 一
竅兒也不通 因爲偏疼老閨女 說一不二 聽着淑華說的這套話 很
像有理似的 就隨着淑華說道 你說的話 一點兒也不錯 我也說這
麼辦好 別把書底兒扔下 晚晌我跟你爹商量商量 你樂意去就去
連學費代吃穿全算上 一年得用多少錢 我給你辦 淑華心中大喜
打母親屋裏出來 到了前邊兒書房 運動兩個哥哥 給說幾句好話
別給破壞 文華德華 也有留學的念頭兒 故此極力的給維持 爲自
己的地步 淑華走後 他們再運動父母 給盤費出洋留學去 見了父
母極力的說留學好 淑華的父親是忠厚老實人 張老太太是偏疼女兒
順着竿兒爬 一家子全說上東洋好 張公也只好隨着說道 去可是
去 千山萬水的 家裏不放心 淑華說 如今不像從先出門那麼費事

啦 我常看見遊記上 出洋的人 都是連行李全不帶 一個毯子一個皮包 就出遠門兒 張老者說 咱們也不用那麼簡單 反正少帶行李就是啦 應用的東西也得拿着 用多少旅費 教你哥哥上錢舖裏取去吧 一家子商量好了 文華給置辦行裝 打點好了 擇日起身 文華德華又給寫了幾封信 交給淑華看 全是給他們哥兒倆的同學跟至友 託付他們照應 淑華坐火車先到大連灣 又換日本郵船到了神戶 又換火車到了東京 先投旅舍 住了幾天 把這幾封信一投 在東京聯絡了幾個熟人 投入女子大學堂裏肄業 每日安心求學 閒着的時候兒看看報 常見報上有本國發現革命軍的事 留學生在東京開了個同心會 後來又聽見武昌起義 淑華也跟同學的常到會 這才知道革命的巨子 有個唐會義 有個李武 還有個白旺 白旺的兄弟 跟尹煥同學 尹煥的妹子跟淑華同學 給淑華介紹得入會 居然也成了女革命大家啦 本國改成共和國之後 選了一個臨時總統 名叫拿破倫第二 白旺因跟總統爭權 把同心會改了一個求官黨 這一班趨炎附

勢官迷 投入求官黨的很多 總統也暗中派人樹黨 立了一個進才黨 一個保主黨 這幾黨就伸張勢力 預備臨時總統 一年期滿 改選投票的地位 白旺就把親信的黨員 全叫回本國 運動召集黨員 淑華也跟着回國 在上海跟白旺見了幾次面兒 白旺倒很契重 淑華在法界旅館裏住着 這一天聽說唐會義北上 在上海上火車 大家都去歡送 淑華到了車站 站在女同胞的堆兒裏 看見唐會義 剛一上台 大家將一歡迎 冒然聽見鎗響 站台上的鎗烟迷目 一陣大亂 淑華這邊兒 全是女士 一聽見鎗響 紛紛都往後退 淑華隨着大家出了站台 自己回了旅館 過了兩天聽見人說 唐會義受傷身死 已經把兇手拿住兩個 在會審公堂研究呢 後來又聽見說 凶犯供出是國務總理的主動 白旺這兒屢次向政府要求 國務總理超東鈞 來案對質 政府屢經逼迫 也想不出對待的法子來啦 正在這個時候兒上白旺這一部分人 在上海屢次開會 籌謀對待的法子 開了幾次大會 議定暗殺主義 組織敢死團暗殺黨 淑華同學的人 全都入了暗

殺黨 硬主持着 也給淑華簽上名子 過了幾天 可就分着北上 淑華只好隨大家 上了北京 住在西河沿口內 宜治大旅館裏 這時候兒 在日本上海 聯絡的同志很多 每天出去拜客應酬 探聽政府的消息 這一天在一枝春飯店吃飯 聽見前邊兒嚷道 五座 就聽見由外邊兒進來兩個人 全是西裝 衣服華麗 一個有四十多歲 兩撇兒鬍子 往上撇着 一個二十來歲 頭上是分頭 攏的又光又亮 身上的洋服 連點摺兒也沒有 眉清目秀 長的又漂亮 穿的又華麗 院裏有幾個人 一齊嚷道 來了您哪 請屋裏坐吧 進了旁邊兒屋裏去啦 淑華心裏說 這一般純種子弟 也不過給八埠多盡點兒義務 成天花天酒地 睡生夢死的亡國奴們 不知死活 不知救國救民 也真可恨又可笑 呆了一會兒 聽見傍邊屋裏 兩個說話 滿是政界的事 話裏話外的 似乎不贊成總統似的 淑華正靠板牆子坐着 那屋說話正聽 淑華可就留心一聽 這個年青的人 說的人情入理 論調兒也公正 宗旨正大 淑華一聽 心裏說道 這個人外表浮華 倒是個

偵探夢話

(續)

高新民舊著

熱心志士 心裏很羨慕的 呆了一會兒 又從外邊兒 進來一個人 也穿着洋服 前邊兒又讓道五座一處的 院裏的人給打起帘子來 也讓到旁邊兒屋裏去啦 淑華一看這個人 像在那兒見過似的 想了會兒 兒 猛然想起前些日子 在委共和報裏見過 忘了姓甚麼啦 這邊兒同座的人 一路讓酒讓菜 隔壁說話也聽不清楚啦 吃完了飯各回寓所 暫且不題 再說五座那邊兒的三個人 那個年青的 姓錢名叫錢大可 現充政府高等偵探 總偵探長姓魏 名叫魏汀楚 部下是八個偵探機關 錢大可是第三個機關的高等偵探員 專在外邊兒秘密調查破壞黨的消息 聯絡各黨派的朋友很多 也在報館裏當採訪專員 掩人的耳目 也可以賺個零錢 故此他的朋友 全知道他是當訪員的 近於共和派 這些日子 因爲白旺部下的暗殺隊 由上海分兩路來京 一撥兒由漢口乘坐京漢火車進京 一撥兒乘坐津浦火車 也有乘坐

日本對聯會社的英輪。田海道北上內。北京的黨人很多。政府密佈偵探。防備暗殺黨人。錢大可外表壯觀。心裏極聰明。手腕敏捷。人雖卑溫。柔心兒細。不論男女。沒有跟他上不來的。這些日子。聽見共產黨報的報告說。來一幫女暗殺團。在北京秘密運動。還有暗殺團的太太。由天津雇用妓女。在身上帶炸彈。往北京進。就是調查不出實據來。故此在女子身上格外留神。這天在一枝春吃飯。聽見旁邊屋裏有婦女說話的聲音。隔着板牆子縫兒一看。是一幫女學生。說話口音率同。南省人。多。錢大可就留上神啦。聽見旁邊的口吻。像是黨人的意思。故此誠心大聲說話。淨說總統不好。句句說到真病上。得意的叫這邊兒聽。這年隔年下種的法子。預備將來聯絡的地步。張淑華竊聽錢大可的話。心裏也很留意。張淑華他們臨走的時候兒。走到院裏。跟錢大可同座。一位賈先生。名叫賈興漢。往院裏一看。跟錢大可說道。這一幫女士。是在日本游學回來的。全是很好的學問。那個穿青的姓伊。那個北邊口音的姓張。相貌就是姓張的好。當初的鶯鶯。

也不過就是這個樣兒。決不能再比這個長的好啦。錢大可聽了這些話，面子上假裝不介意，心裏頭可是極注意。嘴裏還是照常的說笑。大家吃完了飯，有去聽戲的，也有打茶圍去的。錢大可自己回家，到了家裏，心裏琢磨今天碰見的這一夥子女學生，人格又高，穿的又闊，十成有八成是女革命，並且那個張女士，長的人才出眾，嬌羞態度，教人可親可愛。心裏七上八下的，思前想後，點着了一枝雪茄烟，坐在椅子上，身子往後一靠，閉着眼吸了幾口烟，猛然站起來，靈機一動，想起一個入手的法子來，心中大喜，立刻腦筋也活動起來啦。又坐在椅子上，拿起筆來，一揮而就，寫了一段兒短論，不沾不托，詞的簡單透澈，自己拿在手裏，反覆看了一遍，又拿起筆來，想了一想，寫了一個暗號兒，是冷眼兩個字，寫完了折起來，裝在洋服口袋裏，書中代表。錢大可可是個最聰明的人，看出這一夥女學生，有點兒破綻。坐在那兒想聯絡的生意，忽然想起由報館人手，知道他們跟委共，和報館有往來，先在報館投稿，評論總統的特處，不露真姓名，為的

是教這幾個女學生 看着注了意 必定要問報館裏是誰作的 先由無形中聯絡感情 將來聯絡上 好教他們不疑心 故此先作了一段兒短評 批評總統的短處 說的入情入理 寫完之後 把日記拿出來 寫完了又翻着往前看 看了看前些日發生的事 調查的事情 看完了這才睡覺 第二天早晨起來 先到總統府裏 串了幾處門子 到了十二點才回家吃飯 寫了幾段兒新聞 自己養着幾個幫探的夥友兒 也全把當天的報告送來啦 看了一回 沒有甚麼要緊的事情 把當天的報告寫完了 派人送了去 自了換了衣服 把稿子帶在身上 雇了一輛膠皮車 到了委共和報館門口兒下車 進去一看 編輯部裏 坐着一屋子人 外人很多 錢大可假裝背人的樣子 把底子掏出來 遞給編輯 編輯接過來 擱到傍邊兒 錢大可坐了一會兒就走 讓了讓大家自己出去 屋裏閑坐的人 問總編輯 將才那個人是誰 總編輯說 這個人姓錢名叫大可 大家說怎起這麼個名字 是甚麼取意哪 總編輯說 這位也是熱心同胞 維持共和的宗旨 自己總說願學奇男子

大可不是奇字嗎 大家這才明白 一看他這個短評 說的痛快淋漓 人人讚美 就由這天以後 這一方面的人 全知道這個冷眼 是個熱心志士 報上也常見冷眼的著作 這先不提 再說淑華姑娘 在旅館裏想起 就打那天在一枝春吃飯 看見錢大可一次 心說這個人 要是新學子熱心愛國的 可真稱得起是個才貌兼全的人物 又研究他身上衣服 連點摺兒全沒有 又乾淨又平正 必是家裏的夫人 好乾淨手勤儉 把丈夫打扮的像一朵花兒似的 想到這兒臉上一紅 心裏一陣煩燥 坐在那兒無精打彩 猛然想起 北京穿洋服的少 婦女不會做洋裝服飾 洋服店裏給燙燙衣裳摺兒 就得幾角錢的工錢 又想起他走到院裏的時候兒 我見他袖子上掉了一個扣子 他要有妻子 不能不給他釘上 要是這麼着 必是沒有妻子 一邊琢磨着 一邊往衣袋裏伸手 摸出烟夾子來 吸着了一枝烟 又斟了一碗茶 可巧斟出兩根茶葉棍兒來 全都立着 在碗裏轉 一根跟着一根跑 淑華瞪着倆眼 看着碗裏的茶葉棍兒 心裏也不是禱告甚麼 就看着前邊那

一根茶葉棍 一碰碗邊兒 要往回倒轉 這工夫兒後頭這根 正跟前頭那根碰到一塊兒 在碗裏漂着 就像粘到一塊兒似的 淑華心中大喜(可不知道喜的是甚麼呀) 鬧到歸齊 這碗茶也沒喝 敢情這一喜也不渴啦 就打這一天起 心裏添了無限的閑情 不肯對人言的心思 這是後話 淑華從此也留心錢大可 兩下裏心心相印 這一天淑華看見報上有個新投稿的 暗號兒是冷眼 宗旨正大 輿論公平 像個熱心同志的人 以後又接連着看了幾次冷眼的稿子 心裏頭很羨慕冷眼的學問 就是不知道這個冷眼是誰 要看論調兒蒼老的意思 像個四五十歲的人 不像青年人那麼浮躁 這一天跟同學的在一塊說閒話兒 提起這個冷眼來 有人說道 那個冷眼是北方人 姓錢名叫錢大可 前次有人看見他 給委共和報送稿子去 二十多歲兒 穿着西裝 是個翩翩的美少年 著作的比上年歲的人 還老練哪 淑華一聽 二十多歲的人 這們大的才幹 這個人將來必要發達 又一想上回在一枝春吃飯 看見的那個人 也是姓錢 這個錢大可 也許就是這個

姓錢的吧。心裏想道：這個錢大可。要是上回見的那個姓錢的，可真
是才貌兼全。不定那個有福的女子，跟他自由結婚，郎才女貌，同享
家庭的幸福，就怕天不隨人願，娶個醜陋庸愚的妻室，可真辜負了他
這個風流學士。又一轉想：天缺西北，地陷東南，天地尚且不齊，何
是個人哪？就連自己的結果，也保不定遇上一個不隨心的丈夫。合計
況起來，我們倆人也算同病相憐啦。又添了許多的無端心緒，離恨閒
愁，心裏可就更注意錢大可啦。這也是紅線繫足的關係，自然的感情
大家說了會子閑話，各自散去。淑華自己出來，要回旅館，走到街
上，看了看戲報子，三慶戲園子貼的幾個名角兒，個個兒全是拿手
戲。淑華一看，天氣也早，自己進了戲園子，找了一個包廂，進去聽
戲。坐了一會兒，對面兒樓上，來了三個人，全是洋服，就有那個姓
錢的，還有委共和報館的總編輯，又有一個姓傅的，名叫利餘。淑華
跟傅利餘平常有一面之交，兩下裏點了點頭兒。淑華一想，這個姓錢的
既是跟着委共和報的人一同走，必是那個錢大可啦。呆了一會兒。

教賣座兒的 把傅利餘請過來 說了幾句客套 淑華說 傅先生同着幾位朋友來的呀 傅利餘說 三個人 淑華說 是報界的人嗎 傅利餘說 那個姓田的是校對員 姓錢的是新聞記者 我們報上那個冷眼就是他 淑華說 這位冷眼先生的著作很好哇 傅利餘說 心思敏捷 倒是個漂亮手兒 行爲也好 脾氣兒也不錯 常幫我們的稿子 今天請他聽戲 淑華心眼兒最快 心說既是聽戲 聽完了戲 必去吃飯去 趕緊說道 咱們許久不見 今天一同吃個便飯 咱們談談心 傅利餘說 很好很好 今天是我請客 袁先生作個陪 改天我們再打擾您哪 淑華說 那可使不得 傅先生既是不賞臉 我們也不陪啦 傅利餘說 我們今天有約在先 不能失信 明天一定擾您哪 淑華說 既是您哪賞臉 就叨擾您哪吧 明天可是原座 我的請兒 傅利餘說 明天必擾 您那邊兒坐着吧 淑華這才把茶錢給了 同着傅利餘到了對面兒廂裏 先給錢大可引見了 錢大可一見淑華 假裝沒見過 各人通了姓名 兩個人四隻眼睛的光線 射在一塊兒 就像四個水晶

偵探小說 夢話

(續)

高新民舊著

鈴鐺似得 彼此全都一驚 就像奇遇似得 又給田先生引見了一回 淑華坐下 又看了兩齣戲 傅利餘說 快散戲啦 咱們先走一步兒 省得擠的慌 大家這才穿衣裳 一同出了戲園子 雇了四輛膠皮車 一同到了江南第一春 找了一個雅座兒 進去吃飯 大家要完了菜 喝酒豁拳 錢大可說 喝五吆六的 似乎不雅 我們出個酒令兒倒不錯 淑華說 這倒雅趣 可不要過於俗的 傅利餘說 錢先生作令官吧 錢大可說 我也沒有甚麼特別的酒令兒 不過是淺近的令兒 淑華說 淺近的最好 可以省點兒腦力 傅利餘說 可得席上生風 或是關於時事 才有趣兒呢 錢大可說 我先喝令酒 自己斟了一盃酒 喝乾了說道 兄弟有個令 是先說一句成話 頭一個字要兩個一樣的字 拚在一塊兒的 最後的兩句 落在這兩個字上 所說的事 或是有關時局 或是席上生風 大家說 請閣下先說吧 錢大可說道

夢話

十七

哥哥兄弟是同胞 南人北人也是同胞 化除意見則可 再啓爭端則不可 說完了讓大家請用酒 大家拍掌說道 好極啦 好極啦 這時候兒是淑華首座 錢大可二座 田先生三座 傅利餘主座 錢大可說完了 該着傅利餘啦 傅利餘接了令 略想了一想 說道 圭璋黼黻是國器 偉人志士也算國器 應當保存國權國土 不可盜賣國權國土 說完又讓酒 大家也稱贊一回 又該田先生接令啦 田先生雖然學問有限 還是最好詼諧 想了半天也沒想起來 可巧跑堂老呂端進一盤子水晶肘子 田先生說道 呂夥計送肘子 諸君請吃一口 我也吃一口 大家掩口而笑 田先生交令 該着淑華接令 淑華一想說道 併駕齊驅 南北爭執 你也自立 我也自立 傅利餘拍掌說道 錢先生跟張先生 可謂同志 全是愛國思想 以後必有發達 田先生因說不上來 跟着打攪 說道 這個酒令兒 還不如猜拳痛快 省得搜索枯腸 傅利餘知道田先生不行 也就附和着說道 不如改個省事酒令 倒顯着熱鬧點兒 大家這才豁拳行令 熱鬧了一回 吃喝完畢 席散

各自分手。臨散的時候，淑華說道：「明天原坐，我的請兒。」傅利餘說：「明天是錢先生請客，已經定規好啦。」淑華說：「既是那們着，後天一定是我備東兒啦。」原坐的人，誰要不擾受罰，傅利餘說：「一定叨擾。」錢大可正要聯絡淑華，說道：「誰要不來受罰，大家一點頭。」說道：「明天必到，決不食言。」吃完了飯，各自分手，各回寓所。淑華回了旅館，想起錢大可來，真是才貌兼全，不由得心頭愛慕的心，更增十倍。淨等着今天錢大可請客，再會一面，再細看看。錢大可的行爲動作，究竟怎麼樣。吃完了早飯，梳洗已畢，自己打開了衣箱，換了一身衣裳，是紗裙子，白電光斜紋的厚底鞋，絲襪子，青蟬翼紗褂子，內襯白官紗小褂，頭上梳着日本少年髻，那隻手上戴着一個赤金鐲表，兩個鑽右戒指，這隻手上戴着兩隻赤金鐲子，手裏提着一個皮包，招呼茶坊給鎖上門，出了棧房，坐上膠皮車，先到了委共和報館，見了傅利餘。淑華問道：「錢先生來啦嗎？」傅利餘說：「將才來了電話兒啦。」他說：「一會兒就來。」淑華說：「這位錢先生學問很好，也很熱心的。」傅利餘

說 錢大可正在年富力強的時候 必要發達 看他作稿子的筆墨很好
 手腕靈活 不是池中物 淑華說 看他的相貌堂堂 是個有發跡的
 樣兒 這兩個人在閑談的時候 聽見門外有皮鞋的聲兒 往外一瞧
 有人掀簾兒進來 正是錢大可 手裏拿着一個行杖 傅利餘站起來
 讓錢大可坐下 淑華一瞧錢大可 穿着一身白紡綢的洋服 領帶上
 有個鑲鑽石的卡子 芝蔴皮的鞋 刷的又光亮又干淨 頭上攏着分頭
 硬領硬袖兒 又白又亮 再加上雪白的肉皮兒 可謂光艷射人 錢
 大可也不住的偷着淑華 彼此互相愛慕 倆人說了幾句閒話兒 田先
 生也進來啦 跟錢大可說道 錢公真不失約 錢大可說 爲人最要緊
 的就是信用 事無巨細 不可失信 田先生說 閣下真是少年豪傑
 將來必是民國最出力的大偉人 以後要是發達了 可別忘了舊交哇
 錢大可說 嘿哪過獎啦 兄弟沒有一技之能 決沒有上進之理 當這
 個新聞記者 不過是濫竽充數 騙兩頓飯吃就是啦 決不敢忘想攀高
 淑華說 錢先生過謙啦 異日青雲得路 大展鴻才的時候兒 還要

借重閣下哪 傅利餘說 當下天也不早啦 咱們到飯館子裏涼快去吧 淑華說 叫車去吧 田先生出去告訴茶房 叫了四輛膠皮車來 四個人上了車 到了江南第一春 四個人往裏一走 櫃上就嚷看座兒 後院跑堂的一看是傅大爺 急忙讓到雅座兒裏 四個人進去 脫了大褂兒 跑堂的給沏了一壺艷茶 跟手兒就是梅湯西瓜汽水 跑堂的問道 還候朋友嗎 還有幾位 打發人催請去 傅利餘說 沒有別人 少候一候兒再吃 我們先涼快涼快 跑堂的說 聽您的信再擺 先給你們幾位 拿個冰碗兒來 新核桃仁菓藕杏仁 全是新下來的 呆了一會兒 打前邊端了一個大鴨池 裏頭盛着碎冰 冰着幾樣河鮮兒 還有兩瓶冰鎮的洋酒 淑華說 先喝兩盅去去暑氣 四個人喝着酒閑談 提起當下的時局來 錢大可說 人世變遷 時局紛擾 將來如何 結局 不敢預定 真是未來事黑如漆 淑華說 當下民國雖然成立 不過是粉飾太平 拿義子又起一片菓藕來說道 革命鉅子 手造民國 就像採藕的人 雖洗刷的外邊潔白 內容空而又空 南北要是不息

爭端 指着這片兒藕說道 將來亦怕跟這個一樣 教外人七分八裂
傅利餘說 閣下眼光看的深透 議論的也宏大 錢大可說 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自古至今 天下的大勢 也不過如此 私人的感情 可
以越聯絡越厚 關於國際的事 難免爭權奪利 各揣私心 自然各生
意見 淑華說 人的感情也好聯絡 也不好聯絡 人以類聚 物以羣
分 要是一見面兒就宗旨相合 說話投機 這是天然的感情 要是有
所干求 勉強附和 也可以聯絡上感情 究竟不能持久 田先生說
投緣不投緣 也不分別 交換智識 交換感情 自然感情越來越厚
要是有所干求 勉強聯絡的決長不了 指着蓮子說道 你們看這個蓮
子呀 同胞而生 還是兩半兒的 勉強聯在一塊兒 心中可是苦不可
言 傅利餘說 你這個議論新奇 可以稱爲特別新學子 田先生說
我是醉雷公胡批 錢大可說 田先生說的不錯 這工夫兒四個人 喝
着酒閑談 淑華不斷的偷眼看錢大可 錢大可也看淑華 四隻眼睛的
光線 射在一塊兒 錢大可反覺着不好意思的啦 淑華還是鄭重其事

毫不介意 這工夫兒跑堂的進來說道 還候朋友嗎 傅利餘說 沒人啦 你們擺吧 跑堂的擦桌子 擺上小菜兒 大家入座 要菜換酒 淑華心裏高興 未免多喝兩盅 田先生跟着攪酒 跟大家一路大喝 連嚷代鬧 不是攪就是賴 這一路大忙合 淑華的拳本來就划不好 田先生手急眼快 代抽指甲瘋兒的 伸出四個來 半道兒上又拳回兩個去 淑華打了敗仗 錢大可替淑華擋勝 才可以贏了田先生幾拳 田先生不服 還是打通關 淑華輸了 大家因爲他喝的多 勸淑華少喝 錢大可也說 收令吧 該吃飯啦 田先生說 不收令不收令 這一盅沒地方兒銷 錢大可端起酒來 說道 不管是誰輸的 我給代表吧 舉起盃來一飲而盡 淑華星眼朦朧 看着錢大可 心裏說道 這個人倒知道人的肺腑 我正不敢再喝哪 不喝酒有失信用 喝酒又怕醉了出怪 他這一解圍 正是當口兒 這工夫兒 錢大可喝完了酒 就招呼堂官 把酒盃酒瓶子拾下去 換熱菜吃飯 吃完了飯 錢大可說 明天或一枝春 或是這兒 還是原坐 諸君千萬可別不賞臉

淑華說一定叨攪 簡直的明天 還是這屋裏吃 就定下這個坐兒吧
錢大可說 很好很好 招呼跑堂的 留這個座兒 定燒一隻大鴨子
田先生說 我可有言在先 明天有工夫 後天可就沒工夫啦 淑華錢
大可 全不肯笑 只好裝沒聽見 傅利餘忍不住 笑道 你後天也不
用沒工夫 我們也不擾你呀 田先生說 要這麼說 後天我可有工夫
啦 傅利餘說 怎麼呢 田先生說 後天還是原坐 這是我爭出來的
不擾可不行 我要先說請客 你們一定不擾 這要是再不擾 可是
看不起我啦 傅利餘說 獨你的事由兒多 總斷不了諧談 田先生說
我要不這麼說 不熱鬧 大家分手之後 田先生一想 明天吃完了
後天就該吃我啦 想個法兒不教他們吃 還得面子上別透出怕吃來
想了一想 壞主意就來啦 心說 明天把淑華灌醉了 一鬧酒病
後天他自然就吃不下去啦 主意已定 暫且不提 再說淑華回了旅館
換了衣裳 沏了一壺茶來 自己喝着茶又把今天收的信 一封一封
拆開 看完了也有收起來 等着寫回信的 也有看完了當時就燒了的

偵探 夢 話

(續)

高新民舊

內中有一封家信 是母親給捎來的 滙來的洋錢 信裏囑咐他 別隨革命 怕教官面上 當作亂黨拿了去 連累了家裏 我跟你父親 那麼大的年紀 不能養老送終 就算不孝 再把家裏害了 那還對嗎 聽政府的偵探 有星星那麼多 走露一點兒風聲 全家的命就沒有啦 寫的東拉西扯 結結巴巴 淨囑咐他脫離關係 淑華一看信上的話 說的與自己宗旨不合 心裏很不樂意 又看到父母的年紀大 恐怕連累家裏的話 心裏又很討愧的 也怕政府不說公理 連累家裏 又比不了南方人 原籍在南邊 犯了案跑不脫 也不過犧牲自己的性命而已 落個烈士的名譽 比在世上活着還好哪 要是連累了父母 於心不忍 自己也真得小心 那時看着風兒一不順 不可貪功 及早往外國跑 把這封信 來回看了兩遍看完了 也把他燒燬啦 就由今天革命的熱心 漸漸的可就退化啦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來 把回信全

寫完了，貼上郵票，裝在衣袋裏，吃完了早飯，出去先找了幾個朋友，辦了點兒事，把信送到郵務局裏，才上報館裏去，坐了會兒，一同到了第一春，田先生設法子，拿酒一灌，淑華，淑華因為接着家信，父親不放心，惦記着這兒，心裏很不痛快，這就是往日飲酒酒不醉，心中有事酒能醉人（要唱打棍出箱），酒入愁腸，可就喝了個大醉，連飯也沒吃下去，錢大可叫館子裏，拿了點兒醒酒的東西來，淑華這工夫兒，頭暈眼花坐不住，錢大可趕緊叫館子裏，叫了一輛電汽車來，教淑華坐車回旅館，道兒上又不放心，跟傅利餘說道：傅先生，送了去吧。傅利餘說：咱們二位一同去，教田先生回報館看看去，錢大可說也好，淑華雖然身軟頭暈，心裏還明白，扎掙着上了汽車，坐在車上，往後一倚，半躺半坐，臉上通紅的，就像兩朵紅雲，照在兩頰似的，汽車走的又快，帶的風很大，淑華被風一吹，酒氣更撞上來啦，到了西河邊兒上，旅館門口兒，錢大可傅利餘先下了車，淑華方才站起來，手扶着車門兒，一下車，覺着頭暈腿軟，往前一栽似的，錢大可趕緊

伸手一扶 淑華看見錢大可扶着 借着醉勁兒 故意往錢大可身上一栽 錢大可伸手一攙 淑華的臉正栽到錢大可懷裏 假裝不知道 錢大可把淑華扶起來 攙着一隻手 幌幌悠悠的 進了旅館 到屋裏一頭就躺在床上 傅利餘說 錢先生這兒候一候兒 我回去繼續 教茶房兒 把張先生的同學朱先生請來 在這兒作伴兒 錢先生再回去 錢大可說 就是吧 傅利餘坐膠皮車回去 這先不提 再說錢大可自己在屋裏坐着 沏了一壺茶 又拿小壺兒 打了一壺涼水 放在壺套裏 淑華心裏折騰的難受 可全明白 肚子裏翻心 要往外吐 故此忍着不說話 聽見傅利餘走啦 琢磨錢大可的爲人 溫柔 and 氣多 情多義 一定是個情種 可不知道他的妻子好不好 有心要扎着坐起來 沒想到往起一坐 酒就湧上來啦 一低頭往床下一吐 吐了一地 錢大可趕緊過去 拿手扶着肩膀兒 怕淑華栽到床下去 吐完了 錢大可遞給淑華一塊手絹兒 回身斟了一碗涼水 端到淑華眼前頭 教他漱口 淑華也沒拿手接碗 就着錢大可手裏 含了一口水漱口

錢大可又把痰桶拿過來，教他往裏吐。吐完了又遞給他水碗，又漱了一回。淑華覺着不像那麼翻心啦，就是嘴裏覺着乾渴。錢大可這工兒，招呼茶坊，撮了爐灰來。錢大可親自下手，墊到地下，打掃乾淨了，把龕爐灰撮出去，看了看淑華，睜開眼睛，怕他嘴裏乾渴，拿了一個茶碗，擦乾淨了，斟了一碗茶，遞給淑華。淑華欠起身來，接過碗去，一飲而盡，說道：「多謝多謝。」錢大可說道：「再喝一碗吧。」淑華說：「這真是酒後無德，現醜現醜。」錢先生可別笑話。到了敝寓，不能照應您哪，反倒禮從外來了。心裏這就不安啦。錢大可接過茶碗來說道：「常喝酒的人，難免喝醉了，偶爾多喝兩盃，誰也免不掉的事。」一邊兒說着，一邊兒斟茶，遞給淑華。淑華接過來，問道：「傅先生田先生那兒去啦？」錢大可才把傅田二人回去，派人去找閣下的同學，來作伴兒。暫時先教我在這兒候着的話，告訴了淑華。淑華說：「我們由上海一塊兒來得同學的，南方人多，雖有同窗之誼，究竟不如北方人跟北方人的感情堅固。」錢大可說：「我們北方倒底是鍾情的多。」淑華恐怕

把話說邪了 就拿別的話差過去啦 正在這個工夫兒 茶坊拿進幾封信來 錢大可的本意 是竟爲窺探淑華的形跡 這才竭力的聯絡感情 一看拿進信來 不由的眼光兒 就往信上注射 偵察他跟誰通信 淑華這兒也因爲拿進信來 怕有背人的 又怕教錢大可看見 故此眼光兒先奔錢大可的臉上 彼此各有心思 所以錢大可沒留神淑華 淑華正看見錢大可的目線 往信上注射 心說 這個姓錢的 大半是政府的偵探 可得躲避他 杜絕來往才好 又一轉想 要是冒然一躲避他 反倒露出畏他的形跡來啦 教人生疑也是不好 不如處處留神 漸漸的疏慢 不露形跡倒好 那天一發生暗殺的事 急速就走 教他不能跟踪覓跡的追捕 我跟他比較比較 誰的本事大 心裏越想越勾動了俠腸義胆 不但不教他看出暗殺的形跡來 還要設法偵察他政界的消息 等到暗殺成功時 他就佩服我女革命的手段啦 想到這兒 把斷絕往還的心思 滿全化除啦 錢大可這邊兒 看見淑華接過信一封也不拆 往褥子下一掖 必定有背人的信 要跟他常來往 沒有

看不見的 等着有了確實的証據 再下手辦他 主意已定 兩個人暗存鬪志的心 也是棋逢對手 將遇良材 淑華說 今天現這回醜 從此就當滴酒不聞 錢大可說 以後少喝點兒就是啦 也不必戒酒 倆人正在談心之際 忽聽門外有皮鞋的聲音 笑語的聲音 一掀門帘 進來兩個女士 全是華麗的衣服 笑着說道 你別是要唱楊貴妃醉 說到這兒一抬頭 看見錢大可坐在那兒 趕緊把這句話咽回 又說道 傅先生派人招呼我們去 說你喝醉啦 教我們來侍候你 淑華說 不敢當 你們二位別折受我啦 這工夫錢大可也站起身來讓坐 這兩個女士 跟錢大可很謙遜的 淑華說 請坐吧 錢先生也不是外人 這是傅先生的朋友 錢冷眼 手筆很好 宗旨正大 又說道 這二位是鄙人的同學 這位是張蕙芳先生 那位是羅素娟先生 彼此全是同志 這三個人 互相的行了鞠躬禮 略問了問住址 淑華說 將才我教酒折騰的很難受 吐了一回 這才好點兒 張蕙芳說 地下這是將打掃完了的嗎 艙在炕上教茶坊打掃地 可不方便 淑華說 那兒是

茶坊的呀 是錢先生打掃的 張蕙芳一聽 抹頭一看錢大可 自己臉上一紅 說道 錢先生一定性兒溫存 錢大可的臉也一紅 沒答言 羅素娟說 你別信口兒開河 淑華瞪了張羅倆人一眼 這倆人才住口 淑華拿話兒岔過去啦 錢大可說 我回去啦 明天再看望來 淑華說 恕罪恕罪 我可不能下地送啦 張羅二位說道 我們替你代表吧 錢大可說 不敢當不敢當 客不送客 這才下樓 回到家裏 研究偵查的法子 找了幾個探友 教他們扮作拉車的樣兒 在淑華住的旅館門口兒攔車 淨等拉淑華他們的 跟踪躡探 看他們常跟誰往來 這些個探友 全都扮作洋車夫的樣兒 每人拉着一輛洋車 又干淨又漂亮 在旅館附近攔車 遇見別的坐兒雇車 拿大價兒一扛就扛出去啦 淨等淑華這一般人坐車才拉哪 這先不題 再說淑華 看見錢大可走後 跟羅素娟說道 我住的這兒 此地人知道的很多 以後通信連我的信全寄在你那兒 防備着有偵探們窺探來 跟素娟定規好了 又囑咐張蕙芳 留神偵探 千萬不可露出形跡來 蕙芳也說是得小心

點兒 大概咱們辦的事 還待一兩個月才成功哪 淑華說 多留神就是啦 大家又說了會子閒話兒 惠芳素娟回去 淑華自己睡覺 躺在床上 又想錢大可來 似乎是個偵探的神氣 應當遠避着點兒 要看他溫柔儒雅 多情多義的意思 情絲纏綿 就是鐵石人 也難免爲情絲所縛 真是藕絲縛定鴟鵬翅 又不肯拒絕他 翻來覆去的 想了半天才睡着 過了兩天 淑華出去買電鈴電綫 一出門兒就過來三輛洋車 淑華一看這三輛車 全是新車 拉車的全不認識 不是門口兒常攔車的 心裏一動 一琢磨這幾個車夫 臉上沒有甚麼風霜 不像常拉車的 怕是偵探 心說你們要偵探 我要戲耍戲你們 上了車 也不買電綫去啦 坐着車進前門 拜了幾家兒客 去的這幾處 不是旂人的大宅門子 就是現任總統最重用的人物 連一家兒有革命疑跡的也沒有 淑華誠心坐了幾天車 淨上沒有嫌疑的地方去 故此這一幫探友 纔不多心 要辦有關係的事 在路上總得倒兩回車 看准了沒人尾隨 才去跟黨中重要人 接一回頭呢 行踪嚴密極啦 錢大可手

偵探夢話

(續)

高新民舊著

下的人 連一點兒形跡 也沒查出來 這一天淑華 在屋裏安電線 又在牆上掛畫兒 把電綫擋的挺嚴 全安置好了 自己出去 到委共 和報館閒坐 正碰見錢大可也在那兒呢 一見面兒 很覺着心裏痛快 大有兩情戀戀之意 說了會子閒話兒 淑華跟錢大可說道 您有熟識的洋服店嗎 我要做一身洋服 給他現錢 叫他給作好了 樣式不好不合身兒可不要 錢大可說 熟識的洋服店倒有 手藝還是很好的 我穿的這個 就是他那兒做的 他可得量好了尺寸才行哪 淑華說 咱們一同看看材料兒去 看好了就教他把尺寸量下來啦 錢大可說很好 倆人一同出來 先到洋服店裏 定好了一身秋季的洋服 又同淑華回了旅館 淑華說 咱們坐一會 回頭一同上致美齋 吃燒鴨子去 我還請一位同學的 您算作陪 錢大可說 吃便飯兒吧 何在乎誰請誰呢 淑華說 我昨天約好啦 怕他不來 就是上回我給介紹的

那以張惠芳先生 我去找他去 您在這兒候着 他要是來了 可別教他走 錢大再答應了 淑華這才出去請惠芳去 屋裏就剩下錢大可一個大兒 心裏說道 我正要採他証據呢 這工夫兒正好偷着搜檢搜檢 有炸彈密信沒有 一看箱子衣包 全沒鎖着 必是沒有背人的東西 一擱上回來的信 擱在褥子底下 先翻翻他有甚麼私信 然後再搜別處兒 一擦褥子邊兒 看見有幾封信 是由上海寄來的 全是日本郵便局的郵票 教人可疑 伸手一拿信不要緊 覺着手一麻 連這半個身子也不能動轉啦 床底下電鈴直響 鐺哪鐺哪的沒有完啦 錢大可急了一身汗 知道是上了當啦 正在這麼個工夫兒 淑華一掀門帘進來 笑着說道 錢先生請坐吧 錢大可說 我找一張紙 不知道這塊兒有電 淑華把電門一關 錢大可才把手拿下來 淑華把這幾封信拿到桌子上 說道 這全是同學們來的信 都沒給他們寫回信哪 把信打開教錢大可看 錢大可臊的臉上通紅 淑華說 我將才在前邊兒 給張惠芳先生去電 約會好啦 在致美齋見 咱們也動身吧 錢

大可說走吧。倆人一同到了致美齋吃飯。張惠芳約會明天。逛三貝子花園兒去。淑華轉約錢大可一同去。錢大可說：「明天一早兒就去。趁着涼快。咱們在這兒聚齊。」淑華說：「明天早晨在這兒吃點心。」吃完了就走。張惠芳說：「一定吧。」明天在這兒見。大家約會好了。各自回去。到了第二天一同坐着膠皮車。到了三貝子花園。看了些個奇禽異獸。看完了。找了一個飯莊子。進去吃飯。一進門兒。正碰見由裏邊兒出來一幫南方人。淑華往錢大可身後頭一退。這一幫人跟張惠芳說道：「見着信啦嗎？明天早晨一定到哇。」張惠芳說：「一定一定。」這幫人說完了話。就往外走。每人看了錢大可一眼。錢大可心說：「這一幫必是亂黨。看他們的神色。明天必是開秘密會議。面子上假裝沒介意。照舊的往後走。」三個人進了雅座兒。吃完了飯。錢大可要逛萬壽山去。明天下半天回去。張惠芳說：「今天晚晌我還有事呢。要上萬壽山。過兩天再去吧。」本來錢大可說上萬壽山。就是假的。這是投石問路。張惠芳一不去。就知道他將才跟人約定。必是秘密會議。淑華性錢大可多。

心 說道 萬壽山那兒就怕住處不方便 錢大可說 海甸離那不遠 海甸有客店 找兩間房子 你們二位先生一間 我自己一間 那個地方兒 離着山近 倒很涼快的 張惠芳說 過幾天再約兩位 一定要去看看 三個人說話答理兒的就往外走 仍坐車回來 錢大可自己回去 淑華教張惠芳跟他一同回到旅館 淑華說 將才在館子裏碰見他們 我因為有錢先生跟着 我在身後頭跟他們擺手兒 你還跟他們說話 這是秘要的會議 總得格外的小心才好 這一來明天咱們兩個全別去 明天你還向我這兒來 等着錢先生 看他來不來 他要是有心偵察咱們的行踪 明天早晨他必來找來 你今天回去 別上同志地方兒去 託付別的同學們 今天晚晌找羅素娟去 教他替咱們倆人代表 就說受了感冒 不能到會 張惠芳爬到淑華耳朵說道 錢先生他是偵探嗎 我看你們倆人 兩情戀戀 感情很厚 又是郎才女貌 我跟素娟 還要給你們撮合哪 要是偵探 怎麼還跟他往來的這麼近呢 淑華說 也未必准是 既然不是咱們的同志 就不能不背他 還是留

神有益無損 人心隔肚皮 誰又沒鑽到誰的心裏看去 那兒就能粗心大意呢 他這個人 我不知道他的底細 是因爲他性格兒好 討人喜歡 不忍的拒絕他 遇事可又不能不防範他 張惠芳說 你許是別有深心吧 淑華臉上一紅說道 你可別嚼舌頭根子 你要編派我 我可要把你的事 說出來啦 張惠芳說 你別着急 我不說啦 淑華說 你說呀 我們又沒私弊 怕你說嗎 張惠芳說 你有私弊 還能背着我跟素娟嗎 這不過是嘔你的話 要憑人品貌相才智 你們倆人 可是正般配 其餘的男子 全挑不出這麼個十全的來 淑華教他這一句話 打動了心思 覺着面紅耳熱 心裏突突的亂跳 說道 你快去吧 天不早啦 張惠芳衝着淑華 嘻嘻嘻嘻的笑 也不言語 淑華說超東鈞因爲南政府 催他往上海對質去 催的太緊 昨天晚晌 超東鈞偷着坐京奉的車 到了天津啦 有信要往青島跑 我已經給北京天津機關部 去了報告啦 明天開會 必是由京漢路來的暗殺隊到啦 人全來齊了 就要會議進行的手續啦 你快辦正事去 張惠芳這纔走

淑華到了晚晌，想起惠芳的話來。雖然是遊戲，却到有情有理。自己的終身，未必能物色一個像他這個樣兒的。眼裏所見的男子，真是沒有這麼個十全的人。這一思念，又添了十八分的愛慕。心說他要真是心思細密的人，明天早晨，一定要來調查。思慮了半夜，纔睡着了覺。

第二天早晨起來，將洗完了臉，惠芳就來啦。淑華說：「昨天你跟羅素娟說好啦嗎？」惠芳說：「我託付好啦。」今天全是他自己代表。閉會之後，有甚麼事情，再來報告。淑華又說：「呆一會錢先生要來了，千萬別露出形跡來。」惠芳說：「你怎麼知道他早晨來哪？」你們別有約會兒吧。淑華說：「不是有約會。」昨天你在萬牲園，說話很露形跡，怕他疑心。」惠芳說：「我早晨出來的時候，看見錢先生，在我們棧房對過兒，首飾舖裏坐着呢。」淑華心裏早就明白啦。知道錢大可，是等着惠芳出來，跟着他，看他往那兒去。要不教素娟代表。這一下子就將他領到會場裏去啦。真得嚴防。又跟惠芳說道：「咱們下兩盤圍棋，解解悶兒。」

惠芳說：「我正要跟你學學着兒呢。」倆人拿過棋盤來，坐在那兒擺棋。

呆了工夫兒不大。錢大可來找淑華。淑華把錢大可讓進來。錢大可說：「你們二位，真會享清福啊。」淑華說：「我們是比較屎棋，可謂之鬪臭。」錢大可笑着說：「過謙過謙，酌棋飲酒，本來是閑着沒事，解悶消閑的事。」也搬了一張椅子，坐在當中看着。正趕上倆人搶角兒（就是在椅角兒上走棋，兩邊搶着占這個犄角兒）。淑華使白棋，在裏邊兒硬占。惠芳使黑棋，雖然外邊圍的挺嚴，裏頭一下白子兒，惠芳怕作成活棋，拿黑子兒在邊上硬按。淑華又跳了一步，惠芳又一截。淑華往上一拐，扣住惠芳這個黑子，再扣上一個就叫吃（圍棋的規矩，要吃子兒的時候，總得先告訴說吃，這就叫作叫吃）。惠芳不捨這個黑子兒，又怕吃了子兒去，落一個眼，就不好殺啦（一塊棋上有兩隻眼，就是活棋，眼就是四外是自己的子兒，當中空一個子兒）接着自己的黑子兒往外長。淑華在上邊接着按，一連長了六十個子兒，離着邊兒上還有四步遠。上邊正是白子兒的陣子兒，淑華沒按，接着陣子兒來了個小馬步兒。錢大可慙不住啦，說道：「張先生別跟着長啦，他在

那頭兒一伸 佔了那個邊兒 你再長一個子兒才七步 他在兩頭兒一搬 你還剩下三口氣啦 還活的了嗎 一點眼就完啦 俗語兒有話 七死八活 靠着邊兒長八步 還可以作兩隻眼 七步就活不了啦 惠芳說 我這是砌牆麼 淑華說 錢先生大半是國手 這一盤擺完了 領教領教 錢大可說 我可不行 不過是略知道一點兒 惠芳說 咱們快下呀 下完了你們二位殺一盤 淑華說 這也沒有甚麼走的啦 就剩了占關啦 錢大可說 張惠芳先生輸了十五步 惠芳說 還沒有作棋 也沒數子兒 怎麼就知道輸多少子兒呢 錢大可說 這有一定的標準 走棋的時候 是一對一個往上擺 黑白的子兒一般多 淨數活棋裏的空 吃子兒的空加倍算 誰的空多誰贏 你們二位的棋 點完了關 白子兒比黑子兒的空多十五個 不是贏十五個子兒嗎 惠芳說 點完了關 咱們數數試驗試驗 倆人這纔將關點完了 作好了棋 一數 正正差十五個 (占關是黑白交界的空兒 比作兩國交界的關口 各人占各人的地界 就爲占關 惠芳說 錢先生這個數棋的法兒

偵探夢 小說

(續)

高新民舊著

又簡便又特別 淑華說 你躲開我跟錢先生擺一盤 兩邊把子兒收到盒兒裏 讓錢大可坐下 淑華把白子兒遞過去 錢大可不要 按着黑子兒不撒手 兩下裏謙讓了一回 誰也不肯使白子兒 後來還是猜子兒 錢大可使白的 錢大可說 請讓兩着兒吧 淑華說 平擺還怕不行哪 讓我兩着兒還不離 蕙芳說 平擺就完啦 何必這麼囉嗦哪 錢大可才讓淑華先走 淑華靠着自己的陣子兒 往下伸了一個馬步兒 錢大可也靠着自己的陣子兒往下伸 這是一上手兒 不肯就走殺棋 自己占自己的地方兒 全是和平手段 一點兒激烈的意思也沒有 淑華下棋 本來就爲探視錢大可的性情如同 心術怎麼樣 這一入手就知道錢大可人性和平啦 然後一點兒一點兒的變了殺棋 走出來的着兒 精巧無比 隨機應變 變幻無窮 足見智謀過人 滿盤棋子兒滿在心裏 防備的嚴密極啦 足見心細才高 並且棋品最好 決不

夢
話

四十一

改着爭執圖賴 也不使喚狡詐陰險的着兒賺人 淑華愈看愈愛 心說

這才是個風流才子 這工夫淑華 兩個指頭夾着一個棋子兒 笑謎

嘻嘻的看錢大可 棋子兒可總不往盤上擱 張惠芳偷眼一看 知道淑

華有心事 說道 姐姐先別下棋 我給你說個笑話兒聽 淑華說 你

這不定又是那國的話 惠芳說 樓上有兩個人下象棋 樓下有兩個人

下圍碁 樓上搶車奪炮的亂嚷 這倆人說 咱們別給下碁的現世啦

這個人說 你聽下邊兒下圍碁的 夠多麼局面哪 連碁子兒響全聽不

見 那個人說 咱們下去看人家去吧 倆人到了樓下一聽 一個坐在

旁邊不言語 一個手裏拿着棋子兒 不往盤上擺 怎麼會有棋子兒的

響聲兒哪 淑華笑道 敢情是損我哪 惠芳說 倒不是說你 這是說

文棋武棋的分別 淑華笑道 你懂得文武是怎麼講 惠芳說 我不懂

得 姐姐你說說我聽聽 淑華說 圍棋是堯王作的 因為怕丹朱敵不

住七十二路諸侯 作出圍棋來 以防七十二路諸侯 故此這個圍盤

週圍整夠七十二步 這個圍棋盤 照着週天的度數 滿盤上是三百六

十一步 棋子兒黑白兩色 是分陰陽 每人一百六十子兒 兩下裏要全佔滿了 就爭那剩下的一步 四角兒四個陣眼 以象四時 當中畫着陣眼的那兒 是頭一步 不准往當中走 這也有個出處 當初虬髯公 要謀隋朝的天下 因爲英雄很多 遍訪天下的英雄 這天去訪李淵 要跟他下一盤圍棋 是因爲李淵有天子的資格 打算要跟他佔一塊地界 倆人一擺棋子兒 李淵頭一步就佔了正當中 虬髯公一看頭一步就把中原佔了 將來的天下 一定是他的了 這就爲一子定中原 後來倆人下完了 虬髯公勉強着 活了一塊東南角兒 當時李淵佯場而去 據說虬髯公 才往海外佔了一國 與中原各不相擾 這雖是老話兒 近於迷信 可是至今下棋 頭一步還是不准佔當中 故此畫棋盤 當中多畫一個陣眼 內中的着數 跟用兵一樣 佔地先慮做棋 爲的是顧活 如同一枝孤軍 防備好了 被人包圍上 可以死不了 人家要是包圍 就得往外衝殺 人家就得截殺 不教出去 再不然把一塊棋 給你衝散了 就像一枝軍隊教人衝散了一樣 進攻退

守 跟戰鬥法一樣 堯王的本意 淨丹朱地界 以防七十二路諸候
故此這爲文 相棋是武王創設的 專爲伐紂 教人下相棋以象戰鬥
惠芳說這就是了 淑華淨顧說話 手底下殺的這塊眼 雖然有了兩隻
眼 敢情是一隻真眼 一隻假眼 得打過一個節來 才能活哪 錢大
可一打節 淑華才看出來 說道 壞啦 這全是說話說的 誤了事啦
在白棋上找了一個大節 擺上一個子兒叫吃 錢大可一粘 淑華才
把這塊棋的節子兒提了 錢大可讓了一步 淑華才把眼作好了 心說
這個人真是寬洪大量 溫柔 and 氣 要跟他相處一世 大概也不能反
目 真是品學兼優 面貌長的也可人心 倆人把棋擺完 天已十二點
啦 錢大可要走 淑華留他吃飯 三個人吃完了飯 各自分手 錢大
可回到家裏 見了探友們 一問今天得着甚麼消息啦沒有 探友們說
我們跟着那個姓張的女士 他並沒上那兒去 後來你們一同出來
我們跟着他 回了他住的棧房啦 又有一個探友報告 昨天由京漢路
來了十幾個面生可疑的人 下了火車 分住在各旅館裏 有兩個住

在琉璃廠照像館裏的。這兒有個年貌住址的單子。他們今天早晨上照像館去的不少。錢大可問完了大家。連自己探查的事情。寫了一個報告稟上去。這先不題。再說張惠芳到了下半年。去找素娟。素娟說現由漢口來的暗殺隊。淨等機會下手啦。淑華心裏一想。這回暗殺不定成的了。功成不了功。跟着他們擔負危險。就是把南方政府維持好了。北方人也未必得着好處。母親在家裏又不放心。萬一惹出禍來。自作自受還可以。要是連累了父母。心裏不是更討愧啦嗎。自己翻來復去。左思右想。惠芳說。這幾天。趕緊探聽。拿破倫第二的起居。足跡所到之處。籌謀積極進行的手續。淑華點頭說道。當下遍地是偵探。格外的留神才好哪。倆人說完了話。惠芳回去。這且不提。再說白旺在上海。給北京政府。屢次的來公事。催逼着。把超東鈎交案對質。公府裏開了幾回秘密會議。也沒籌畫出對待的法子來。超東鈎無法。只好躲避。這才想起上青島逃避來。秘密的上了火車。先回天津去啦。政府裏焦灼萬狀。無法可施。只好催促各偵探機關。探聽

南方的消息 緝補亂黨 錢大可接着公事 心裏也跟着着急 這天正是星期日 各界休息的很多 大可吃完了早飯 打算上八大胡同 看看新來這一般亂黨 在八大胡同那個妓館飯莊 常有他們盤踞 好派人跟踪踏緝 打家裏出來 坐車先上大李紗帽胡同找人 代手兒買一塊帳子 走到李鐵拐斜街 看見淑華打女塘子裏出來 錢大可趕緊下車 淑華問大可上那兒去 大可不好意思的 說上李紗帽胡同 只好說上瑞林祥 買一個藍帳子 代手兒上商場裏看看 淑華說 我也沒事 咱們一同去吧 大可又叫了一輛車來 倆人上車 一同到了瑞林祥 錢大可買了一塊藍章緞的帳子 淑華問錢大可給誰家送的 大可說 賤內沒過門 前天病故啦 大後天作頭七 我這兒送他們銀錠帳子(北京許送銀錠 就是銀箔糊的錠子) 伴宿時候 送一桌祭席 我到那兒弔弔去 雖然沒有夫妻之實 已有夫妻之名啦 這也是一世姻緣 淑華說 俗語說的好 穿破了才是衣 死了才是妻 這是說人變幻不一的意思 如今的時事也是如此 倆人說着話兒 由瑞林祥出來

淑華到商場裏看看 兩人逛了兩處商場 買了幾本新小說兒 淑華又在便宜坊定了一隻燒鴨子 送到旅館裏吃去 約會錢大可一同去 錢大可是趁着星期 去訪亂黨 淑華約他上旅館 心裏一琢磨 上他那兒去 正好調查調查新來的亂黨 有跟他通氣的沒有 想罷這才跟着淑華回去 到了旅館 兩人說閒話兒 沏了一壺好茶 樓上又涼快 又沒蒼蠅 也沒有人上屋裏去 真是綠窗人靜 淑華暗想錢大可還沒有娶妻 正在年富力強的時候 才貌兼全 提親的人 必少不了 不定那個有福的女同胞 得此佳婿 誰要求親 這時候兒 正是機會 又一轉想自己的終身 由家裏出來這一二年的工夫 所有的青年學子不少 不是過於激烈 就是目空一切 愚不自量 再不然就是那一班 手搖義務旂 嘴念熱心歌兒的假志士 趨炎附勢的勢力小人 荒唐鬼兒 十全的人很少 自己的終身 恐怕不能得個品學兼優的知己 心裏想着 坐在椅子上直出神兒 錢大可坐在對面看小說兒 猛一抬頭 看見淑華在那兒出神 若有所思 活像懷春の様兒 心說這

女子才貌品行全好，混入亂黨裏，將來破了案，一樣的也得鎗斃。真也可惜，我不如趁着他的春興，把他勾搭上，到了情濃的時候兒，他必盡吐實情。由他身上，還許破獲要案。主意已定，不覺的也就春興大發。說道：張先生心裏別有事吧。淑華聽見招呼他，這才一抬頭，說道：錢先生說甚麼。錢大可說：我看張先生坐在那兒發楞，正像想人的樣兒。淑華臉上一紅，說道：我這一生，連個知己的也沒有。說着話，偷眼看着大可，接着說道：別看我們那些個同學的，面子情兒全不錯，並沒一個知己的。錢大可說：知己的人是由感情上發生出來的，也不能一定限制男女呀。我看閣下待我的感情最好，我就認爲知己的朋友。淑華一聽話裏有話，知道錢大可跟自己有心思，這是拿話挑撥。要按着淑華平素的脾氣說，是最正派不過的人。有人要是一輕薄，當時他就翻臉。今天是春興發動，錢大可又是意中人，故此沒介意。錢大可是漸漸入步，又說道：天道不公，世上缺陷的事很多。錢大可又說道：咱們這個國，雖是五千年的古國，就是專制的惡習，不容

偵探夢

話

(續)

高新民舊著

府化除專制 有名無實 家庭專制 牢不可破 訂婚由於父母作主 再不然就是從小兒結婚 難免夫妻不般配之弊 女子是男子的內助 琴瑟不調 不但日子過不好 還許擠出意外的事來 當下文明過渡的時代 雖然發明自由結婚 無奈社會上還是頑固的人多 不但不贊成 反拿着自由結婚 當作醜事 故此世上不定誤了多少青年男女 遇見不明理的 最容易發生暗殺私逃等事 淑華說 這也是實話 錢大 可說 要像閣下是最文明的人 破除家庭專制 那就不用提啦 就憑 你的相貌才情 將來自由結婚 必可以得個佳婿 不定那個有福的 享這個紅顏知己的艷福 真是一生極樂的事 說着話可拿眼睛偷看淑 華 淑華臉上一紅 眉毛一立 沉了一會兒說道 我在日本跟上海 見的年青學子很多 並沒看見一個品學兼優的 錢大可一看 已經勾 動了淑華的心思 跟着又說道 我跟您哪見面如故 待我感情又好

我就拿着恁哪當作知己 要有心事只管說出來 咱們大家維持 人生易老 青春易過 這時候春光虛度 將來老大傷悲 可就晚啦 淑華說 咳 我告訴你說吧 我是心比天高 命比紙薄 說着話 眼淚可就圍着眼圈兒直轉 錢大可把手絹兒掏出來 湊到淑華眼前頭去 給淑華擦眼 那隻手扶着椅子 腿挨着腿 淑華心裏直跳 又怕有人進來看見 又不忍把錢大可推開 錢大可一看他半推半就的樣兒 這且不題 再說便宜坊 送了燒鴨子來 旅館的茶房兒 領到樓上去 淑華把錢給了 教茶房兒把鴨子拿到廚房裏邊去 又預備幾碟酒菜兒 倆人可就喝起來啦 坐在屋裏飲酒談心 這才是酒入歡腸 話逢知己 分外的高興 一會兒就猜謎 一會兒就射覆 一會兒又談今論古 這頓飯吃完了 天也不早啦 又要下棋 錢大可也是馬遲人意懶 借着不教走的台塔兒 挨一刻是一刻 淑華把香薰兒點上 沏了一壺好茶 把棋盤擺上 倆人下棋 淑華故意的耽誤工夫 耗到了十二點鐘 才下完了棋 淑華說 這工夫兒也沒人來啦 再喝點酒兒 咱們作

長夜之飲 你看好不好哇 錢大可說 我今天也沒事 不走就不走 淑華預備酒菜 倆人借着喝酒 錢大可就棍打腿的就住下啦 就打這一天 倆人是情投意合 好的蜜裏調油 形影不離 淑華這天到錢大 可家裏去 見了錢大可的母親 行子侄禮 老太太長老太太短的一招 呼 老太太心裏很高興 拉着手兒教淑華坐在炕沿兒上 又拿起手絹 兒來 擦了擦眼 看看淑華臉上跟身上 說道 好俊的像貌 往後准 有福氣 這個手兒像棉花瓜兒似的 有多們軟滑呀 嘴兒又甜甜 又 精神 將來不定等着那個有福的少爺哪 錢老太太 一邊兒看着 一 邊的誇獎 教人給倒茶 又教切西瓜 又遞給淑華一把手扇兒 說道 吃西瓜就別喝茶啦 簡直的愛得不知道說甚麼好啦 淑華跟錢老太 太也有緣 看着錢老太太這路週旋 笑着說道 老太太您哪高壽啦 錢老太太說 還小呢 今年五十九啦 四個兒子 三個閨女 庚子那 年死了六個 全讓義和團給害啦 到這工夫兒提起來 還心酸哪 像 虎羔似的 看着多麼可憐哪 大可是個老生子 幸虧我帶着他 早早

兒就跑到西山裏去啦。才逃出活命來。一家大小全被了害。就剩下我們娘兒倆過日子。幸虧有幾所兒破房。我們娘兒倆指着他養生。一點一點的把他熬大了。頂到這工夫兒才鬆心。我們家運也不好。外山不立。三個姑奶奶也全沒有啦。內山也不好。大可的姥姥家。如今也沒有人啦。給大可定的親。還沒過門哪。前幾天也死啦。你說有多麼糟哇。你別看不缺吃不缺喝。就是總心不靜。一邊說着話。一邊讓淑華吃西瓜。這位錢老太太說話。拉不斷扯不斷。越說越愛說。又教老媽子擺點心。這工夫兒錢大可在前邊兒。跟探友們辦公事。恐怕淑華看見。派一個人在後院裏看着。淑華一露面兒。就給錢大可送信。好把報告單子收拾起來。可巧這半天淑華沒出來。錢大可把公事草草兒辦完了。才往後邊來。看見屋頭擺好了點心。老太太正讓淑華呢。錢大可說。怎麼到了自己家裏。還局着嗎。淑華說。我倒不是客氣。剛才吃的點心。錢大可說。咱們到西廂房裏看看去。那是我的寢室。淑華說。我看看去。倆人一同到了西廂房門口兒。錢大可把蝦米鬚的簾

子打起來 淑華進去一瞧 是兩間明着 迎着門兒掛着一個挑山 是錢文成畫的山水 姚元之寫的八分字對子 靠牆兒擱着一張琴桌兒 桌上擺着一個古銅鼎爐 靠北牆兒地下擱着一個大穿衣鏡（注意） 當中地下擺着一個圓茶台 四張椅子 裏邊靠西牆兒 是兩個書架子 華洋書籍 全擺滿啦 靠窗戶是寫字台 靠南牆兒是鐵床 屋裏連點土珠兒也沒有 真是明窗淨几 幽雅已極 錢大可讓淑華坐下 老媽子跟着送過茶來 淑華說 這屋裏又干淨又雅趣 好極啦 錢大可說 妹妹要是不嫌屋子髒 可以常上這屋談心來 又清淨又沒聲氣 淑華說 這倒不錯 比旅館裏好的多 這工夫兒又有一個老媽子進來 端着一個大洋磁盤子 還有碟子白糖 說道 這是老太太給送來的河鮮兒 擱在桌兒上 淑華一看 是菓藕切的片兒 跟鮮菱角鮮胡桃 鮮杏仁蓮子 碗裏頭有許多的碎冰 錢大可讓淑華吃 淑華心裏說 這位老太太才疼人哪 脾氣兒也好 家裏又清淨 要跟大可結婚 倒是艷福 就從這一天 倆人默認爲長久夫妻 暫且不題 再說淑華跟

錢大可 在書房裏說閑話兒 淑華看見牆上掛着琴 問錢大可會彈不會 錢大可說 學過幾天 當下不常彈 手全攔生啦 俗語兒說 三日不彈 手生荊棘 說完了 把手伸出來教淑華看 跟淑華說道 手上磨的崗子 全都長平啦 足見是不常彈啦 淑華說 怎麼彈琴手上有崗子呢 錢大可說 拿手按絃磨的呀 磨常了不是就有崗子啦嗎 錢大可把琴摘下一張來 擺在桌兒上 光在鼎爐裏添上檀香 這才坐下 把絃調好了 彈了一段兒文姬歸漢 其聲一會兒就高 一會兒就低 含着喜怒哀樂的聲音 彈到胡茄的聲音上 真像遠遠兒的 有胡茄聲音裏夾雜着馬蹄兒響 淑華坐在傍邊兒 聽的入殼 心裏萬慮俱空 洗盡塵俗 一直的等到彈完了 淑華的耳朵裏 還是餘音不散 從此以來 淑華常到大可家裏 撫琴飲酒 常作長夜之飲 倆人的愛情 是越來越厚 這天政府裏 因爲南邊催迫超東鈎對質 催的太緊啦 政府催迫各偵探機關 查拿白旺手底下的暗殺黨 實是刻不容緩的 錢大可連着就接了好幾個條子 心裏頭很是着急 這天淑華住

在錢大可的家裏頭 淑華在裏邊兒躺着 錢大可躺在外邊兒 翻來覆去的總是睡不着 心裏頭淨琢磨事情 就像爲難似的 縐着眉頭子 外代咳聲嘆氣 淑華一看錢大可的神色 是有最爲難的事 心說 錢大可手腕敏捷 機警靈活 平常的事 決不至於把他難住 這必是極難的事 無奈他又不肯說出來 也不便問他 看他像熱鍋裏的螞蟻似的 心裏又不忍 躺在炕裏邊兒 假裝睡覺 偷着看錢大可的動靜 倒底兒有甚麼過不去的事 想好法子給他分憂 把眼一合 臉兒朝外 假裝睡着啦 暗含着不斷迷縫着眼兒偷看 錢大可心裏着急 籌畫進行手續 一看淑華睡着啦 自己下地把電燈擰着了 由衣袋裏把新交下來的條子拿出來 又怕淑華醒了看見 又躺在炕邊兒上 臉兒朝外 把條子擱在炕沿兒底下看 一邊兒看着 一邊兒琢磨 淑華在炕上 聽見錢大可下地 眯縫着眼兒一看 滿全看了個清清楚楚 等到錢大可躺下 雖然背着身子 可巧對面兒的穿衣鏡 正照錢大可的正臉兒 淑華在錢大可身後頭正看 偷着往大鏡子裏一看 看見錢大

可手裏拿着條子 一邊兒看着 一邊兒爲難 往鏡子裏看 也看不出是甚麼字來 看着看着錢大可抽出一張信紙來 寫的字也大 一幌兒看上頭有白旺等字 淑華心說 他一定是作偵探的人 我要是一報告總機關 把他暗殺了 去掉本黨一害 心裏又捨不得害他 要是裝不知道 日後又怕教他看出証據來 教他把我害了 這倒是兩難的事 又一轉想 家母來信囑咐 脫離黨派關係 怕連累了家裏 再又說看白旺他們這樣人 也不像成事的樣子 暗殺的事 必定辦不成 倘若事敗 只好流氓外國 家裏還不定怎麼樣 即便辦好了 又沒有女子參政權 又沒有女官 還能有甚麼好處呢 止於落幾個錢兒 家裏有的是家產 錢不錢 算的了甚麼呢 不如我跟他把話說明白了 教他辦這件要案 又升官又發財 弄幾個錢 關上門一過日子 享點清福兒 倒是造化 主意已定 在大可身後頭 抽個冷子伸過手來 就是一把 把大可手裏拿着的紙條子 滿都抓過去啦 錢大可不知是怎麼葫蘆藥 趕緊的坐起來說道 那是朋友寄來的密信 不教人看

偵探
小說
夢
話

(續)

高新民舊著

我才背着你看哪 你快給我吧 淑華說 今天我看你很像有最爲難的事 大概就是你将才看的那個條兒 他們兩人既是義海恩山 就如一個人似的 怎麼有話還背着我嗎 你要拿着我當外人 必是不信實我 你這個信 我也不看 你也別害怕 你淨說 有甚麼爲難的事吧 我可會給你辦 你的心思我已經猜着八成啦 我要是不能辦 我也不敢往身上攬 你要是不跟我說實話 這個信我可不給你 錢大可一想 淑華明明是暗殺黨 籠絡他就爲的是收伏他 要聽他這個口吻 就像有心投降似的 不如還是拿情字籠絡他 錢大可假裝發愁 嘆了一口氣 說道 咳 你雖然跟我情投意合 可以給我分憂 無奈這件事 你不能辦 怕你不但不管 反倒破壞 故此不敢教你知道 淑華說 我既是終身的事 全都靠着你不願意你發達嗎 你的事跟我的事一樣 你不必多心 快說吧 錢大可說 我跟你截心 告訴你

夢
話

五十七

下更緊 不過是你不能替我辦 淑華說 你只要是說出來 我就可以給你想法子 錢大可說 有一份兒偵探的差使 也不過是找碗飯吃 當下出了一件要緊的案子 教我辦去 我是一竅兒也不通 上那兒辦去呢 我有心辭差 上邊兒又不准我的假 這不是強人所難嗎 逼的我進退兩難 淑華說 要緊的案 是暗殺案嗎 錢大可說不錯 是暗殺的事 淑華說 你知道我是作甚麼的嗎 錢大可假裝說 不知道 淑華說 我就是暗殺黨白晷他們一部分的人 你把我辦了去 就是奇功一件 錢大可說 不管你是甚麼黨 咱們既是好 不但不忍害你遇上事情 我不怕赴湯投火 也非得救你不可呀 保護還保護不過來呢 捨得害你嗎 淑華笑道 既是這麼着 我保你成功 我物色了這麼幾年 到如今才遇上你 我既是以終身之事 付託於你 當然希望你發達 政府派你 偵探暗殺隊的事 我給你調查去 先把暗殺隊主要人 辦着幾個 得着他的確實證據 可以教他這個暗殺機關 瓦解冰消 這不是奇功一件嗎 錢大可越聽越高興 坐在旁邊兒 拿扇子

給淑華煽着 笑咪嘻兒的說道 你要是給我幫忙 那可真是我的福神
淑華說 可有一樣兒 如今負心的人多 我 剛說到這兒 錢大可
本是個心思敏捷的人 淑華剛說出一個我字兒來 錢大可就明白啦
趕緊接着說道 我這個人 向不輕諾 咱們既是結了不解緣 決不能
跟那路朝秦暮楚 水性楊花的學 演出癡心女士負心漢醜態來 咱們
今天互相寫個志願書 永遠不離異 把志願書寫完了 咱們再辦案
把這件案子辦完了 再發表自由結婚 淑華說 既是這麼說 就一言
爲定 也不必寫志願書 明天我就出去調查 錢大可說 要是破獲了
這一案 那可真是你的奇功 倆人說到了三點多鐘 淑華說 睡覺吧
明天早晨 還出去辦事去呢 倆人這才睡覺 到了第二天早晨 淑
華流洗已畢 出去找同黨的人 探聽消息 先到了玻璃廠照像館裏
探問了一回 又到了張羅兩個同學的那兒 坐了會子 羅素娟說 今
天下午四點鐘 姐姐你在旅館裏等我 我有許多的報告 告訴告訴你
你也預備預備 淑華點頭 自己出來 先到了錢大可家裏 告訴錢

大可大概的情形 又囑咐他先別報告 怕別人聞風抄氣兒的 往那兒一探聽去 就許給攪和炸了 他們防備的極嚴 等着我探聽好了首要重犯 咱們好首先破獲 錢大可說 你有報告 告訴了我 我自有辦法 你只管放心吧 淑華跟錢大可吃完了早飯 淑華才出去找素娟去 見了羅素娟 問他有甚麼事沒有 羅素娟說 當下來的人 大概全齊啦 新近打上海來的人 在地河商埠住着的 有一個姓解的 名字解進 在白旺那兒告奮勇 一定破出命去 把那破倫第二炸死 當下在地河商埠法租界裏住看 本黨的人開會歡迎他 還有一個跟他同來的 名字叫宋史 前天開會議決了的 宋史暗殺超東鈞 淨等着超東鈞上青島的時候兒 在車站上放炸彈 跟他同死 情愿犧牲了性命 也要給唐先生報仇 淑華說 這位宋先生 可真是鐵血熱心 教人佩服 當下這位宋先生 在那兒住着呢 素娟說 在法租界務仁里 四千四號房 連解進先生 也跟他在一塊兒住 咱們同志的人 在北京也要開會歡迎呢 這兩天上地河商埠去的人 還是真不少 我也打算

要去看看去。這時候兒要見着面兒，恐怕他一實行暗殺，見不着面兒啦。淑華一聽，正對心意，說道：「你打算幾時去呢？」素娟說：「要去明天就去。」淑華說：「我也打算看看去呢。」或是明天晚車，或是後天早車去。素娟說：「要是那麼着，咱們約定了。」後天早車，咱們一同去不好嗎？淑華說：「就是吧。」明天晚晌，全都住在我那兒，離着車站近，上車方便。你去約會他們去吧。別人去不去的，咱們也別勉強。咱們倆人是一定去的啦。明天晚晌我在旅館候着你們。淑華說：「今天我就跟他們約會去。」明天晚晌去找你去。素娟說：「咱們到了地河南埠，住在那兒呢？」素娟說：「住法租界方達棧裏。」咱們也不用帶行李。方達棧裏住着咱們同志的不少，很有幾個熟人。淑華說：「我明天在旅館候着吧。」我還要到別處兒，有事去呢。素娟說：「我還要上總機關部去。」那兒有要緊的信，教我帶了去。淑華這才跟素娟分手，一直的奔到錢大可家裏。錢大可在家裏正寫報告呢。淑華把錢大可叫到後西廂房裏，把將才素娟說的話，告訴了錢大可。教錢大可親身去見總辦，報告地

河商埠 現在有暗殺隊 謀殺超東鈞那大總統 有一個探友 到日本投入他們黨裏 當下跟跡到了地河商埠 作爲引線 破獲這一案 可得跟他要一個札委 委派偵探錢大可 協同探友錢淑華 上天津偵緝要犯某人某人 軍警兩界隨時協助保護 這樣兒的話語 咱們才能去呢 要不預先站住脚步 我一出頭 他們必要咬我一口 要是沒有這件公事作証據 到那時候兒 有口難分 後悔就晚啦 錢大可說 那是一定的 我自有辦法 咱們上地河商埠去 別在一塊兒走 到了地河商埠 得有一個准地點 每天見兩回面兒才好哪 淑華說 前天我哥哥給我來信 說是現在在地河商埠 河北大馬路慈航觀渡口兒 復源棧裏住着呢 你在西棧下車 住在復源棧裏等着我 我們在東站下車 住在法租界方達棧裏 等着我上復源棧找你們去 給我哥哥介紹介紹 可以教我哥哥給傳信 錢大可又爬在淑華耳朵上 說了半天秘密的(要問說甚麼話 連我也沒聽見) 閑話休提 再說淑華跟錢大可約會好了 後天坐早起快車 上地河商埠 淑華自己出去 找他們同

行的人去——錢大可作了一個報告帶在腰裏，出去雇了一輛膠皮車，到了錫花門裏頭，總辦家裏，面見了軍警偵探總辦，把報告親自遞過去，說道：探員委託探友，上日本東京聯絡破壞黨人，偵探消息，後來跟着白旺的暗殺黨，到了地河商埠啦，探員打算上地河商埠，先辦這兩個最要緊的人去，請示總辦，去得去不得，辦總說：這件案子得快辦去，怕超總理被他們暗殺了哇，我給你趕緊辦札委，先打帳房領五百塊錢作運動費，在札委上寫了錢大可淑華，兩個人的名字，又給了兩個鍍金的銅牌兒，牌上有號數，一個給淑華，一個給探友帶着，又囑咐了一回，出去作事要謹慎，要機密，別惹出交涉來，頂好是不動聲色，把案辦了來，那才好哪，錢大可說：探員打算把他們誘到本國地方兒來再辦他，再不然等他上車站的時候兒，在火車站上辦他，不上租界裏辦他去，他們既在租界住着，一定有洋人保護他們，不但洋人不肯引渡，反倒打草驚蛇，總辦說：到那兒要是有了成效，隨時就報告，把進行的手續，報告明白了，要有緊要的事，給我打電話，你

要破獲了這一案 有一個重要的是一萬塊錢賞 錢大可說 是一定隨時請總辦指示 這工夫兒帳房已經把洋錢拿過來 錢大可接過來 帶在腰袋裏 連銅牌代札子 全都帶好了 這才出來 到了傳達室裏 大家說 錢老爺這盪差使 要是辦了來 是又陞官又發財 我們大家也跟着沾光啊 錢大可說 那是一定的 咱們是按着扣頭扣 格外我還請安 大家說 不用稿出來 我們知道你是開通人 我們哥兒幾個也不能含糊 你的報告來了 決不能押着 錢大可說 大家維持吧 又託咐了一回 出來雇了一輛膠皮車 回到家裏 又挑了幾個得力的探友 教他們今天晚車上地河商埠 河北大馬路 復源棧佐近的地方兒 找棧房住下 明天早車在車站打對頭 約會好了 給了他們路費 大家分手 各自回家 收拾行裝 到了晚車起身 這先不題 再說淑華跟大家約會好了 晚晌在旅館聚齊兒 明天同走 到了下午抽工夫兒到了錢大可家裏 錢大可把札子拿出來 教淑華看完了 又把銅牌兒遞給淑華 淑華接過來 看明白了號數 說道 這個銅牌兒

探偵小說 夢話

(續)

高新民舊著

我別帶着 怕教他們看見 等到用的時候 我再跟你要 淑華看完了公事 心裏這才放心 自己回了旅館 錢大可也安置好了 到了第二天早晨 自己帶着一個衣包 一個皮包 坐車到了車站 一直的就上了頭等車 這工夫兒 還沒賣票兒呢 車上很清淨 錢大可是有長期免票 不用等着賣票 進了包房就把門兒一鎖 恐怕羅素娟他們看見起疑心 自己打衣包裏 拿出一塊毯子 鋪好了一躺 這且不題 再說淑華這幾個人 到了車站 有旅館的夥計 早就把車票打好啦 行李也運到車上去啦 一看淑華他們到了 趕緊過來說道 行李全在二等車上哪 佔了一個女客坐兒 淑華大家一看 行李全都鋪好啦 淑華掏出一塊錢酒錢來 給夥計們 坐在車上淨等開車 呆了一會兒 汽笛一響 火車可就開啦 十一點來鐘 到了地河商埠停車場 錢大可下了火車 一直的就往後走 因為知道淑華他們 在二等車上呢

往前去怕教他們看見。這工夫兒，錢大可的探友們正在站台上等着。哪？看見錢大可下車，過來接過行李去。錢大可背着臉兒，問探友的住址，呆了一會兒的工夫，火車就往東站開了去啦。錢大可下了站台，顧了一輛洋車，到了復源棧，在樓上找了一間頭等客房，屋裏又干淨又清靜，進門兒先擦臉喝茶，呆了一會兒就開飯。錢大可跟棧夥說道：你貴姓啊？棧夥說我姓李，叫李二，又問你們這兒開了幾年啦？棧伙說：我們原先是福源棧，因為股東鬧家務歇的業，由今年又開市，這才改的復源棧。錢大可說：我聽見幾位朋友說，你們這兒不錯，待人週到，伙計們也勤儉，我在火車上遇見好些個攬客的棧房，我全沒去，這是專專的，上你們這兒來的。棧夥一聽，樂的滿面笑容，說道：哪既是誠心照應我們，我們能夠拿着買賣，不當買賣做嗎？再又說：又不是晚車，隨來隨走的行客，好賴就是一宿，看戀這個樣兒，是上這兒辦事來的，得住些日子吧。錢大可說：頂少也得十天八天，多着就許一兩個月。棧夥說：是不是？我看着就不像過路的客人。

麼 錢大可問你們這兒住着一個灤州人 姓張的嗎 棧夥說 張大先生就在外邊三號裏住 昨天張二先生也來啦 說是等着上法政學堂考去 慫哪怎麼知道哇 錢大可說 張先生他妹子 也是學界的人 我們在學堂裏同過事 李二這工夫兒 又上廚房端菜 別的屋裏也招呼他 才把話頭兒打回去 錢大可吃完回飯 招呼棧夥鎖門 自己出去找着探友們 在街上看看道路 找找軍警大小的機關 都在那兒預備有事的時候 好去打協同 溜達了一回 自己回復源棧 等着淑華去 剛一進門兒 李二笑嘻嘻的說道 錢先生回來啦 將才您提那位張大小姐來啦 一進門兒 也打聽慫哪在家沒有 樓上樓吧 錢大可上樓 李二跟着把門開開 錢大可進了屋子 李二下樓打臉水倒茶 就勢兒給淑華送信 告訴說錢先生回來啦 呆了工夫兒不大 淑華就過來啦 問道 錢先生在這屋裏住着嗎 錢大可趕緊迎出去 把淑華讓到屋裏去 先提了會子路上的事 又把早晨到了方達棧 吃完了早飯 大家就去歡迎去的這些話 說了一遍 又說道 今天晚晌我們

大家 在仁義樓洋飯店 公請他們 開歡迎會 我打算就勢兒就聯絡他 得空兒就下手 錢大可說 總是把他誘到租界的邊界上來 就手下手啦 淑華說 今天晚六點鐘 派你那幾個探友 上仁義樓洋飯店裏吃飯去 教他們先認認他們的模樣 辦他們的時候 好認的清楚哇 錢大可說 回頭我就打發他們去 我先不露面 怕有熟人看見了 淑華說 你別露面兒 有好幾個人全認識你 當時就給探友們送個信去 怕他們出去 等你回來的時候 我再給我哥哥引見 錢大可跟淑華一同出來 李二把門鎖上 走到文華的門口兒 說道 就是這屋裏 我在這兒等着你呢 錢大可點點頭兒 下樓去找探友 約會好了 回了棧房 先到了文華屋裏 看見有倆二十多歲的 也像學界人 在屋裏一見錢大可進來 一齊站起來讓座 淑華這才給引見了 錢大可跟文華德華 說了幾句客套話 淑華說 將才我已經跟我倆哥哥說明白啦 很贊成這件事 家母主持 教我跟他們脫離關係 我跟我哥哥一提這件事 情願意幫着咱們作成了 好跟他們脫離關係 文華說道

事成之後 我們也不求功賞 就是求閣下保護就行啦 不敢希望別的 錢大可說 事成之後 必有相當的酬報 說了會子話兒 淑華說 天不早啦 我得上仁義樓去啦 又跟文華說道 今天晚晌您上法租界方達棧找我去 有甚麼信息 您好報告錢先生來 彼此又定規了一回 淑華這才走 錢大可又坐了一會兒 約會文華德華出去吃飯 文華哥兒倆 再三的推辭 錢大可不答應 非去不可 拉拉扯扯的 出了棧房 在南街找了一個大飯館子 吃了一頓飯 吃完了之後 又聽了幾齣戲 這才回去 到了棧房 有個探友 在門口兒等着呢 跟着錢大可進了棧房 到屋裏先把仁義樓的事情 報告了一回 錢大可寫在日記上 探友回去 又到了文華屋裏串門子 文華說 今天晚晌多喝了兩盅酒 忘了上法租界找淑華去啦 錢大可說 探友跟着他們 看見他們上了電影園子看電影去啦 閣下要去也是白去 三個人說了會子話 這才回去睡覺 到了第二天一點來鐘 淑華又來啦 說是今天 單獨着請他們吃飯 昨天原座的人作陪 明天後天全是我們的人

請客 跟他聯絡些日子 先誘他上日租界北頭兒看戲去 再邀他在那一帶吃飯 好往帝國地誘他 事情就成了功啦 坐了會兒 淑華又跟錢大可 到了錢大可屋裏 說了幾句秘密的話 臉上一紅說道 今天晚上 你在這兒等我 還有要緊的事 告訴你哪 錢大可說 一定啊 淑華這才出來 錢大可也出去看地理去 爲的是先把跟本國交界認清楚了 辦案的時候兒好分的明白呀 看的眼裏 記在心裏 找了一個茶樓 喝了一回茶 這才回棧房 在棧房吃完了飯 自己坐在屋裏 由皮包裏拿出一打子像片兒來 全是有名的亂黨們 照的小照兒 挨着個兒的 仔細看了一遍 看完了把像片兒 鎖在皮包裏 吸着了一根烟捲 往皮椅子背兒上一靠 半鱗半坐 閉着倆眼 心裏琢磨這一案的手續 到了十點來鐘 自己出去 到了傍邊兒富和棧裏 找着探友們 說了會子話兒 掏出表來一看 已經十一點啦 起身回去 到了自己屋裏 又沏了一壺茶 買了些點心 自己坐在屋裏看書 爲的是等着淑華 等到快十二點鐘啦 淑華一掀門簾兒進來 錢大可

把蓋着茶壺的氈子揭起來 給淑華斟了一碗茶 又讓他吃點心 淑華說 我臨來的時候兒 在日本租界甯波館兒裏 吃了點心啦 那裏頭消夜的還是不少 今天晚上 我細揣度他們 全是嗜好深的人 嫖賭飲酒 才能籠絡得住他們呢 我想教我兩個哥哥 說到這兒 止住了口 掀起玻璃帘兒來 往院裏看了看 天上是溶溶的月色 樓上樓下靜悄悄的 杳無人聲 各屋裏全都熄燈就寢 淑華站起來 先把門鎖上 拉着錢大可的手兒 拉到靠後簷的床上 倆人往上一躺 淑華說 我怕窗戶外頭有人聽了去 又慢慢兒的說道 我打算給我倆哥哥介紹介紹 請他吃花酒 誘他上日租界邊兒上來 再想法子往咱們本國地上誘他們 明天把你帶來的那幾個探友 給我倆哥哥引見引見 作爲嫖友兒 跟他們同嫖同賭 外表愈闊愈好 錢要是不夠花的 我給家裏寫信 趕緊寄錢來接濟着 錢大可說 當時錢倒夠用的 明天早飯我們聚會聚會 淑華說 我們晚飯還是在仁義樓 我哥哥也在坐 吃完了教我哥哥請他們聽落子 就把他們引進去啦 錢大可說 我那

夢話

七十二

三個探友裏 有一個孟大胆兒 他就是這地河商埠 本鄉本土的人 遊戲場兒最熟識 教他就可以作個鄉導 淑華說 這就更好啦 倆人又說別的話兒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來 淑華打開皮包 拿出攏子來 把頭攏好了 錢大可招呼李二打臉水沏茶 李二一看淑華坐在那兒 心裏早就明白啦 淑華打腰裏拿出一塊錢來 遞給李二說道 將才我來的時候兒 在法租界坐來的車 是個熟拉車的 他要是沒走 你把這塊錢換了 給他幾毛 教他別等着啦 他要是走了 這塊錢就歸你吧 李二會意把錢接過來 這且不提 再說淑華洗完了臉 到了他哥哥屋裏 把請客的話一說 定規好了 淑華回去 錢大可出去找探友去 把他們三個人 叫到這邊兒來 給文華德華引見了 把淑華的意思一說 孟大胆說 這路事我倒可以辦 我們在落子館兒等着 你們去了的時候兒 我一敬鮮貨 廂裏多坐幾個唱手 一勾引他們 你們一位上我們的包廂裏一串 我再一上你們廂裏去 唱手再跟過幾個去 我再請你們打茶圍 給他們布上人兒 一籠絡他們就暈啦 到了色

探偵
小說 夢 話

(續)

高新民舊著

令致昏的時候 就好辦他們啦 錢大可說 你辦這路事 熟悉極啦 孟大胆說 這得用那個架秧子的手段 那才行哪 大家說說笑笑 錢大可說 咱們先到下邊兒 吃個便飯兒 連研究地理 將來怎麼下手 大家也不便推辭 全都換上華麗衣服 一同到了日本租界頭兒上 松柏樓山東館兒 烤了兩隻鴨子 大吃八喝 吃完了 孟大胆兒說 咱們先到終花落子館樓上 壺碗兒一瞧 全是生人 有孟大胆兒跟着 趕緊找了一個得看的廂 說道 五爺總沒來呀 孟大胆說 上邊兒事忙 總沒回來 你們這兒少一個戳腿不好嗎 壺碗兒說 您別太謙啦 常在這坐着 給我們助多大的威呀 那家兒下處有事 不得求您哪 別說落子館想 就連這些個唱手 也都想您哪 常跟我們打聽 孟大胆笑道 你別灌我啦 壺碗兒也笑啦 說道 叫您花啦灌您哪 孟大胆爬在壺碗兒的耳朵上 說道 你告訴他們 別提我是幹偵探的

盞碗點點頭兒出去。呆了一會兒的工夫，這些個唱手，你來我去，把廂裏擠滿啦。孟大胆說：「打南邊來了兩個倒霉蛋，晚晌要是來了誰要吊？」誰就發點兒財，可有一節，別忘了我的好處。這些唱手說：「吃水還忘了挖井的嗎？」孟大胆說：「晚晌見，這可不定是誰有彩氣兒。」大家說說笑笑，聽完了落子。德華文華看看表，已經夠時候兒啦。一問上仁義樓，到了那兒，客已到齊。淑華給解進宋史引見了，又慢慢的說道：「我哥哥在河北住，超東鈞那兒的消息，也得的着，給咱們盡點義務，也不要緊哪。」解進說：「大家維持吧。」文華跟解宋倆人一談，還是很投緣的。吃完了飯，文華約他們倆人，上終花聽落子去。淑華說：「你們幾位可以去，活活腦筋去。」我們回去，還得給北京寫報告哪。文華哥兒倆，這才同着宋解倆人，到了終花落子館兒。上樓找了個包廂，四個人坐在廂裏。工夫兒不大，盞碗上樓端過四碟兒鮮貨來，指着對面兒的那個包廂說道：「這是那位孟掌櫃的敬的。」文華跟孟大胆兒，點點頭兒謝謝。宋解倆人一瞧那邊兒包廂裏，擠了一廂的妓

女 你來我去 花枝招展 非常的熱鬧 文華特意的 到孟大胆的包廂裏坐坐兒 孟大胆又跟着 上這邊兒廂裏來 文華給引見了一回 剛一坐下 就有一個妓女 進來說道 五爺上我們那兒串門子去呀 一邊兒說着話 就給大家描茶 坐在旁邊兒聽落子 渾身兒香氣襲人 助人的春興 一會兒又進來好幾個 文華說 咱們到下處裏坐坐兒去 這工夫兒宋解倆人也有點兒春興大發 就隨班唱諾的跟着 到了下處 坐了會兒 這些妓女 格外慇懃的侍奉 跟宋解倆人含情帶笑 戀戀不捨 又到了別處兒 也是如此 文華德華每人招呼了一個人兒 坐了會子 文華說 明天晚晌在這兒吃便飯兒 宋解倆人說 打幾圈牌倒不錯 大家全都贊成 拉開了桌子 打了四圈 天也不早啦 大家才散 第二天飯局 又給宋解倆人 佈了兩個人兒 就從這一天 勾引的宋解倆人 每日花天酒地 把那些個騙人口頭禪 甚麼鐵血咧 又是敢死咧 也全題不着啦 漸漸的兒女情長 英雄氣短 手裏有的是錢 要是以身殉難 撇下若干的金錢 也是落在旁人手裏

爲甚麼自己不多找幾天樂子哪 所以暗殺的心 退化了許多的 這天錢大可 算計着可以下手啦 把大家都找了來一商量 孟大胆兒說 日東里東頭兒 是日租界 西頭是 們中國地 宋解他們不准知道 咱們請他西頭兒打牌來 吃飯的時候兒 酒裏給他下點藥兒 把他灌醉了 就式兒推到馬車上去 就上車站 弄到京裏去 他再醒也晚啦 大家說 這個法子好極啦 到了第二天 文華約解進宋史打牌 四圈牌打完了吃飯。每人叫了兩個條子 非常的熱鬧 屋裏鬧鬧烘烘 推盃換盞 抽個冷子把藥酒給宋解倆人斟上 喝下去工夫不大 困勁兒就來啦 孟大胆說 這二位許是醉啦 把他們送回去吧 這工夫門外的馬車 早就預備好啦 把宋解二人攙出去 推到馬車裏 孟大胆同着兩個探友 也坐在車裏 一直就奔車站 這時候錢大可在茶樓上坐着 一看馬車來了 趕緊下樓 坐上洋車 也往車站上趕了來 趕到車站上 沒見淑華 趕緊又回棧房 看見淑華跟他哥哥 全在棧房哪 趕緊教淑華哥兒三個 一同快走 怕被黨人暗算 這才一同趕到

車站 將要開車 三個人上了車 在車上告訴車首 除去免票之外 一律補票 火車到了北京 車站上有自己的探友 盤查行人 趕緊教他們找了馬車來 拉到執法處裏寄押 寫了報告 呈報軍警偵探總辦 把公事辦完了 這才回家 把文華大家 陪到飯館子裏洗塵 這且不提 再說執法處總辦海康文 聽說這是暗殺的要案 夜裏把解進宋史 提到花廳裏 秘密研究 解進宋史一想 這是受了文華德華姓孟的他們騙啦 請客爲名 昏昏沉沉的到了這兒 全是淑華的引綫 淑華也是敢死隊中堅人物 把我們倆人賣了 實在可惱 至死也要把他拉上才能甘心呢 想到這兒把心一橫 到了堂上 海康文問了姓名 又問謀殺總統 是誰主使的 宋解一齊說道 有一個女革命張淑華 在地河商埠賄買我們倆人 刺殺超東鈞跟大總統 內裏的詳情 我們一概不知 大人把張淑華找了來 一問就明白啦 海康文因爲看見辦案的報告 有錢大可的探友張淑華上日本坐探 聯絡暗殺黨 回國報告黨人的行動 會同錢大可 在地河商埠辦來的首要 宋解咬張淑華

必是仇口 把驚堂木一拍 說道 胡說 張淑華是原辦你們的人 你們要不說實話 我這兒甚麼刑具全有 你們是白饒皮肉受苦 宋解二人還是供辭閃爍 吞吐不實 海康文看着這倆人的形跡 一定是暗殺隊的首要人 先把大概情形 報告總統府 總統府一開秘密會議 當時議定 訊追供証 有了確實的証據 急速就傳白旺對質來 白旺必不敢來 他們催超總理對質 咱們就催白旺對質 超總理的這件事 可以無形消滅 海康文到第二天早晨 傳見錢大可 一說宋解的供詞 總統剛會議的辦法 設法找他們的確實證據才好 錢大可說 張淑華這兒有個暗殺黨的名單 還有白旺信件委任狀 全可以當作証據 說完了打皮包裹 拿出一打子信件委任狀來 遞給海康文 又說道 當時就可以接着這個單子 先抄他們的機關 拿他們的餘黨 一網打盡 人証物証全有了 白旺自然無詞可措 海康文趕緊辦了通緝的公事 立刻知會各機關就近緝捕 當時又派本處的探員弁兵 火速緝捕 這一下子鬧的滿城風雨 錢大可把文華德華 接在家裏住着 錢

大可在外頭 偵緝黨匪 各機關破了幾案 抄來的炸彈手鎗信件不少 宋解倆人一看 贓証具在 不能低賴 也認了實供 一千人証滿照了像 又把抄來炸彈等贓物 也照了像 呈報總統府 把供詞像片寄到南方去 傳白旺對質 這且不提 却說白旺這些餘黨 在地河商埠 冒然不見了解進宋史 大家找了兩天 也沒找着 到了第三天 京裏的總機關 給地河商埠機關部 來了一封密電 說是執法處 由地河商埠 拘去同志二人 一宋姓 一解姓 是否屬實速覆 地河商埠的暗殺黨 一聽這個消息 趕緊去了覆電 京中的暗殺黨 接着回電 正防備官府捉捕呢 各軍警偵探機關 已經出來緝捕啦 先得信的 已經聞風逃避啦 後得信的 沒跑開的很多 故此破了幾案 超東鈞在地河商埠 得着這個信息 心裏也坦然啦 趕緊回京 這且不提 再說錢大可辦了兩個首要人犯 照例得了兩萬塊錢的賞 超東鈞又在總統面前 保獎錢大可 又給了一個陸軍憲兵上尉 加少校銜 過了幾天 下了命令 錢大可才到總辦公館裏領賞 一進門兒 傳達

處大家 就給錢大可道喜 這個說要喝喜酒 那個說 得教我們看看 這個女學生 又有人說 你可別說別的 那是錢大嫂子 這是我們老大帝國空前絕後的女偵探 七嘴八舌 一路亂鬧 那個說 先別瞎聊 這工夫兒總辦正沒事 先上去等着見完了 把賞領下來再嚼 這才把錢大可領進去 見了總辦 總辦獎勵了一回 拿出一個單子來 開着兩萬塊錢的賞 陸軍部扣了四千 本公館的文牘會計傳達等人扣兩千 下餘一萬四 總辦說 這是文牘處開來的 我就照着這個單子批的 你上帳房領去吧 把上回支用的運動費撥下 錢大可把單子接過來謝謝 抹身出來 到了帳房 把錢領下來 又到傳達處裏 跟大家說道 過一兩天請大客 千萬可得賞臉哪 大家說 要沒有錢淑華 我們可不擾哇 錢大可說 人家叫張淑華 大家說 張淑華嗎 你上回的報告 怎麼寫錢淑華呢 必是早就成了兩口子啦吧 說的錢大可臉也紅啦 我們是朋友 別亂說 咱們一兩天見 連我們原辦的人代執法處的 咱們公館的 一位不短 咱們熱鬧熱鬧 大家說看吧

偵探小說 夢話

(續)

高新民舊著

淑華要是不打知 我們可不去 錢大可說就是吧 這才出來 雇了一輛膠皮車 一直的回家 到了家裏 把探友們開了一個單子 照着出力大小定錢數兒 又開銷了三千多 這一案一發生 軍警各界 全都知道錢大可的大名 人人佩服 個個羨慕 淑華跟錢大可說道 偵探這檔差使 沒意思 不作殘忍的事 沒有奇功 不過濫竽充數 耗費民脂民膏 要是認真辦案 就得害人 咱們直接着害了兩條命 間接着羅織了好幾條命 實落了不夠一萬塊錢 可真不值 以後可別害人啦 庸庸碌碌 跟着他們隨班唱諾 應酬而已 設法改途才是正理哪 錢大可說 我也是幹的灰心意冷 以後就給他個敷衍了事就完啦 有工夫咱們還在家裏 作些韻事 倒是家庭的幸福 倆人說了會子心思話 錢大可又開了一個客單 派人送到館子裏定座兒去 錢大可自己出去 找了幾位同學跟至友 把淑華的歷史 略說了說 託他們提

倡結婚的事 到了請客的這一天 大家到齊 一共坐了五桌 錢大可挨着桌兒敬酒 大家也給錢大可道喜 酒席筵前 有幾個提議給錢大可保親 提倡自由結婚 大家一聽 全座的人 一律贊成 就有跟文華商量 請文華主婚的 也有說自由結婚 可以破除舊習慣的 其說不一 文華說 我們哥兒倆 給家裏去一封信 家嚴家慈早就贊成自由結婚 向來沒有專制的事 有我們哥兒倆 再一說這門親可作 父母更不能駁啦 大家說道 我們全算大賓保證人 將來寫婚書的時候 滿全寫上 孟大胆兒說 既是大家贊成 張大先生張二先生 就給竭力維持吧 說的淑華臉上一紅一白的 也不好答言 吃完了飯 大家各自回家 文華德華給父母去信 先把淑華跟革命脫離關係的事說了一遍 又說錢大可的才貌品行怎麼好 兩個人感情也好 有許多政學兩界的朋友保親 說的好了又好 這封信到了家裏 文華的父母一看 知道淑華脫離革命 投到政界 必定可以保住身家性命 心裏大喜 又看到錢大可這兒 淑華的父親 似乎有點固執 淑華的母親

一聽錢大可品學兼優 又是作官的 極端的贊成 說道 我教他出洋留學去 就爲的是教他自己擇配 這個姓錢的 人有人才 文有文才 又是個甚麼笑的官兒 咱們的孩子要是嫁他 就是太太啦 家來家去的有多麼光彩呀 要指着在咱們這個地方 找這麼個女婿 那可費了蠟啦 你是越老越糊塗啦 你想想這話對不對呀 老兩口子商量 這才寫回信 老太太另給淑華寫了一封信 囑咐了許多的話 又背着老頭子 給淑華滙了五百塊錢 明着給文華德華 滙了二百 老太太還說 要去看去 淑華接了回信 知道父母已經同意 母親又給帶錢 心裏也很痛快 告訴錢大可 趕緊操辦結婚禮 辦完了心裏就安定啦 錢大可又出去一找朋友 跟文華哥兒倆一商量 這就定日子行結婚禮 擇定吉期 知會親朋 錢大可正在馬上的時候 又是新得的官 分外應酬的人多 到了那一天 淑華在旅館裏等着迎娶 錢大可家裏 也是高搭彩棚 懸燈掛彩 用馬車娶親 車上紮着鮮花兒彩子 雙套兒馬車 旅館裏也是燈彩 掛的很火爆的 也有許多的親

夢話

八十四

友 在那兒張羅 淑華換了一身新洋服 馬車到了門口兒 淑華上車 娶到錢大可家裏 行完了結婚禮 親朋挨次念祝辭 念完了祝辭 大擺酒宴 熱鬧了一天 那時候兒 人人羨慕 有說郎才女貌的 有說這兩口子 提倡文明結婚 開通風氣的 有說錢大可作偵探 用的 這個法子新奇 全球無二的 其說不一 當時傳爲佳話 這位先生把 夢話寫完了 帶着底子出了小廟兒 傳留至今 這才登在報上 算一段小說 說到這兒 下期再換新題



皮膚諸病以及楊梅結毒下疳橫立內痔濕熱潰爛等一經試用無不立愈每盒六角估衣街西口中法藥房

內服新六百零六聖藥功效久聞於世
 治愈梅毒風濕惡瘡疔瘡癰疽白濁白
 帶等症不可數計矣其清血解毒之功
 洵非他藥所能比較治骨節酸痛更有
 奇效毒去病愈永無後患且仍能生育
 專治新久梅毒升天落地魚口便毒諸
 般惡瘡風濕瘡癩瘰癧疔等症價目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試服六角又有外
 治藥膏功專拔毒生肌大有奇效如患

○美國美華商店週年紀念廣告

本店開設天津北門內路東已歷數載專收荒金潮銀珍珠鑽石翡翠寶石發
 售加煉十足條錠葉金珍珠頭面大小珠花襟花精製赤金紋銀鑲嵌各種首
 飾中外器皿一應俱全工精價廉頗蒙 各界稱許今屆陰歷七月二十六日
 乃敝號週年紀念之期為酬謝主顧起見特備贈品多端凡携現款來交易者
 工價尚行減半惟定活記帳者不在此例以八月二十六日為度萬勿失此良
 機今又新到揀選別莊珠寶鑲嵌各貨均按原碼七扣計算趙金各件工價四
 成核算大件各銀器工價另議倫蒙 惠顧格外歡迎電話一八七六
 七三七 本店主人謹啓

婦人姑娘

留神注意

雞血藤

乃婦科聖藥台灣特產但價昂且真正者稀少北地輕不用廣東張伯齡婦科專醫普利病者簡便精製丸膏二種凡婦人血虧經不調帶下痞塊胎前產後新久不愈癆瘵雜症室女經閉血枯干勞面生斑點血毒氣串立能消除美容顏發胖身體詳細病狀功用內單丸每盒一元 雙料二元 膏藥一元 零購按成打計算

單方一味氣死名醫此藥草得山泉之靈氣專治五淋七疝赤濁白濁婦女白帶敗經等症一時內止痛三日內見功不靈包退如假藥欺人火焚雷擊每管六角天津海樓對面胡同內辦香廬藥房售

老牌固本丸

精者人之本 精不足而本不固 固本丸為補精之聖藥 凡陽痿不舉 精關不固 夢遺精寒 頭昏脚軟 愛情淡薄 難種子嗣等症 請速服此丸 立轉陽春 精神煥發 如出兩人 誠至寶也 每盒可服十天 售洋一元 天津北海樓對過胡同內辦香廬藥房經理

新貨到津西菓

此菓甘甜清香能治八般咳嗽痰喘喉痛音啞優伶謠歌失聲常服開胃消食大有奇效 價目大盒一元 中盒五角 小盒二五角

單街子老德記

各界同胞 環玫瑰生髮油

代銷處北馬路售品總行電話七百三十一號

請串國貨自童高陽貢粉

分銷處日界范永和南棧電話一零九二

中國出品製商珠蜜蘭水

純粹無訛標水片生髮油

批發處鍋店街范永和電話六百十七號

